

涅槃周刊

第貳刊



“课改是一定要进行的，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薛安康

“出国体系这个名字，可能取错了。”

—江学勤

焦点 Focus

岁末，年初，庆典将近—P2

游园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文联社社长郑钰璇专访—P4

校助之殇—P7

Part I 大事记

Part II 对“改革小组”成员
的专访

Part III 对社联理事长廖是先
的专访

Part IV 后记

人物 People

薛安康：“课改是一定要进行的，
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P15

江学勤：“‘出国体系’这个名字，
可能取错了。”—P21

观点 Opinion

质疑：从单元节，游园会说起—P26

海格力斯柱前的深中—P27

更生凤凰最惊艳—P29

文化版招聘启事—P29

编辑部 Editorial

啰嗦无罪，吐槽有理—P30



“课改是一定要进行的，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 薛安康



“‘出国体系’这个名字，可能取错了。”

— 江学勤

主编：罗亦龙
编务总监：张心诺 副主编：罗晓韵
创意总监：朱喆
顾问：张胜凯

www.nirvanaweekly.com
nirvanaweekly@gmail.com
校内：诸葛涅槃
豆瓣：涅槃周刊
Facebook: Nirvana Weekly 涅槃周刊

岁末，年初，庆典将近

——新年庆典，游园会、单元节前瞻

文：陈俊昇 记者：陈俊昇，李隽卷，于韬，邹国鹏

“年底了，心智训练、单元节、游园会纷至沓来，前几日还听闻有个“寂寞祭”。人，越聚越多。事，不可谓不多。”

早上起来洗漱毕，已是手脚冰凉，裹上外套走到门外，更是寒风瑟瑟，抬起头，天空白白的，没有强烈的光彩……但是无论何方，越是到了这样的时节，人们就越要聚在一块，越要做一些事，因为这是岁末，这是年初。

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饭堂门口都会有一些人，站在一张桌子前面，吆喝道：“二零一零年游园会摊位报名了！”于是一会儿，周围便围满了一圈人，人头攒动，桌前的人忙的不亦乐乎，每个人嘴里都哈着热气，在这样热闹的地方反倒觉得暖和了。

记者把双手从兜里拿出来，问身旁一个正欲匆匆而过的同学：“你有在这次的游园会申请摊位吗？”

“没有。”

“你知道游园会是怎样的吗？”

“大概吧，有人摆摊，有人来玩。”

路人乙道：“呃，好像就是向市民开放搞的一些什么义卖吧？”

路人丙：“据说好像有一些社团表演？每个单元好像还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单元摊位。”

显然，没有参加过游园会的高一新生们对于这个活动，深中新年庆典的一部分，是完全陌生的，但是，谁又不是对这活动充满期待的呢？对于刚刚踏入深中校园的他们，一切没有经历过的都充满了新鲜感，都无比吸引着他们的眼球，一切正经历着的都是新的。我隔壁宿舍的几位这几天总是跑到我们屋里，常常是聊到夜半而归，他们最近在计划摆摊。

“哎！申请通过了！”

“不错哦，食品摊位竟然能过。”

“林同学是我隔壁宿舍那些计划摆摊的人的牵头者，游园会逐渐到来的这几天他的手机每天都比以往响的次数多。星期三的晚上，他几乎整晚都在自习室门口的走廊上打电话。第一通电话令他很高兴，他们的摊位申请通过了！但是其后才是真正的开始。尽管申请到的只是一个食品摊，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正如郑钰璇所说的：“让大家体验一下当小老板的感觉。”他开始照着申请表和当初大家讨论的方案，拨打一通通电话，分析市场，商量进货，讨论成本，制定价格…回头一看表，晚自习就要结束了，我却又把他叫了出来，讨论单元节的事务。

据说，在游园会买东西必须先人民币交换一定数额的深中币，店主们在游园会结束后可以拿自己收入的深中币换取人民币，有人笑言：“呵，学生做的玩具钱嘛，我也做一点。”对此，文联社的章艳杰同学表示：“活动策划小组专门有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可以保证深中币防伪不会有问题。”

本人是六单元的财务部副部长，但财务部在单元节的职能就是“为一线同志做好后勤工作！”除了管理收支，还得加入采购行列，没事还得和另外几位

负责人跑到D栋负一楼报告厅去转转，讨论怎么布置场地。尽管在单元节的准备中我少有消停的时候，但我却和许多人一样，几乎对单元节一无所知。各单元有多才多艺的人在为单元节排练各种各样的节目，每个晚自习结束时，街舞社的活动场地上的镜子总是不缺人去照的，不少人顺便在前面跳几圈；宿舍的走廊里有人在“跳团舞”，洗澡唱歌的貌似也是“排练者们”居多。

高二八单的同学，今年又将如何度过他们的单元节呢？

年底了，心智训练、单元节、游园会纷至沓来，前几日还听闻有个“寂寞祭”。人，越聚越多。事，不可谓不多。

在这样的热血沸腾中，在这样全然的憧憬和期待背后，又有什么，是狂欢前的意想，还是在凤凰木下有所体验之后的再度参与，实际上，我想说的是，深圳中学不是威尼斯，这样的活动在现在的深中的意义或者带给大家的，与狂欢节带给威尼斯的不一样，不过或许威尼斯人也很难说出他们自己的传统所代表的了。

岁末，年初，庆典何如？

许多东西，要有人看到面子，也得有人知道里子，看到根子，这些，将在我们后续对游园会和单元节的跟踪报道中出现。



“深中一直都是作为一个课程改革的实验学校，可能想把这种小政府工作模式精简了，使工作效率更高。深中一直在做改革，那么社团、学生会也要适应改革。”

—郑钰璇

文联社社长郑钰璇专访

——游园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记者：陈俊昇（以下简称陈），吉翔（以下简称吉）

陈：为什么是文联社来承办这次的游园会？

郑：没有文联社承办游园会这个说法，游园会现在是由学生活动中心游园会项目工作小组来做的，但是这个项目工作小组里面的成员是面向全校招标的。游园会项目工作小组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核心团队，一个部分是工作人员，核心人员团队就是由一些高二的人（以前参与过游园会工作的人）来做。他们是在高一时各个项目的负责人，他们现在高二了，他们作为核心团队，给高一的一些指导，当一个顾问。我是核心团队的总负责人。工作人员部分的呢，是面向全校招募的。游园会的前期的一些东西的确是由我们文联社来做的，但对外现在我们没有说文联社是负责游园会的，我们只是说我们是游园会项目工作小组的。那么工作小组里面有一部分的人是文联社的，有一部分人是新招进来的，各方面都有找一些新的同学进来。

陈：那么上一届以及以前的游园会是怎样的？

郑：以前的游园会呢。要从近来学生会改革说起，以前的学生会还有很多的部门，现在游园会是由以前团委学生会的内外联负责的，就是我以前所在的部门，后来因为学校说旧的体系过于庞大，工作效率低下，所以精简了学生会的人员，要把举办活动的权力下放到单元和社团，所以现在学校里面的活动就由社团来举行，就像校长杯就是由足球社，Allstar（篮球赛）由篮球社来举办的。另外一些很庞大的活动，（需要）以深圳中学为名义面向全社会，类似于游园会这样的，为了这些活动就新建设了一个学生活动中心，学生活动中心在（大型）活动开始前的一两个月会在全校范围内召集同学，组织一个临时团队，游园会工作小组就是一个（这样的）临时团队。办完游园会以后，这批人就会解散了。再到下一次如果有新的这种活动需要，学生活动中心来招标，它会再组成一个新的小组。那一批人可能有部分参与过游园会（工作小组）的，但是也有可能有一批人进来。这就是现在学校举办大型活动的一些流程。

陈：学校有为这次游园会提供什么支持吗？

郑：如果是以往的活动，学校会先出一份预算案，（告

诉我们）整个活动需要多少资金，我们内外联系部就去拉赞助。但是今年学校对这个拉赞助（的事情）这个要求没有多少，就是说如果你有兴趣的就出去拉赞助，如果说拉不到没关系，学校付钱。但去年也是这样的情景，只是今年就没有强制要求你一定要去拉赞助。

陈：校方改革学生会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其体系臃肿，你认为这样的说法符合事实吗？

郑：当时学校是这样说的，因为旧的学生会很庞大，下设很多部门，就可能一个高一年级七八百个人，有两三百人都是学生会的，所以呢，（就会出现一种现象）比如说一个部门里面有20个人，只有10个人很拼命地干活，另外十个人呢，他们会觉得反正我们部门有另外那十个人在，所以我们即使不干活，那么另外干活的那十个人都会把我们的工作做掉。这样就会出现效率低下等一些的问题。这就是他们说的“人员庞大，体系臃肿”。

吉：那么深中的改革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

郑：在我看来改革的确是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因为现在我们把举办活动的模式变成了社团或单元主导的。以往的话，一个活动，好比游园会，只限由内外联系部举办，现在的游园会可以全校招标再去找一些人回来，没有特别限定要由一个圈里面的人做，就好像有一块地皮，要公开（面向全社会）招标招人来盖楼。类似这样子。改变了以往有人干得比较少，有人却忙到快死了的情况，现在就好了许多，每一个进来工作的人的热情啊，态度啊都会很好。

吉：那你觉得这样的改革对深中来说是一件好事吗？

陈：这样的改革对于深中又意味着什么呢？

郑：改革的话可能意味着学校适应了课程改革吧。上个学年也是做了一系列的改革，最开始是学生会的改革，后来是单元体系的改革。这些都是这届高一没有进深中时发生的事情。深中一直都是作为一个课程改革的实验学校，可能想把这种小政府工作模式精简了，使工作效率更高。深中一直在做改革，那么社团、学生会也要适应改革。

陈：在以前游园会大家都会干些什么？对于同学来说游园会是怎样的活动？

郑：游园会的话，其实对于深圳中学来说等于学校的开放日。当天整个校园会对外开放。无论你是学生不是学生都好，（甚至）有人一家老小过来到学校。游园会让大家认识到深中的文化。游园会除了是学生举办的活动以外，还是深中对外展示的平台。对于学生游园会也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游园会的性质就类似过年的元宵花市。我们的目的之一就是学生可以有经商的经验，当一下小老板卖点东西。游园会还会建立一个舞台，我们会邀请深圳各个学校比较出色的社团代表在舞台上表演，我们提供这样的平台，让出色的社团有机会向社会、其他学校展示他们自己社团的风采。

陈：那已经有一些学校递交申请了吧。

郑：对。其他学校递交的申请有两种，一是摊位申请，然后是表演申请。摊位的话我们没有限定每个学校要以官方身份摆摊，就好像我是红岭的学生，我没有必要在摊位上挂上红岭的牌子。这是以个人身份申请的。我们有网上报名等报名方式。现在已经有高级中学，翠园，深大之类的深圳范围内的学校递交了申请。我记得还有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也有来申请过摊位。表演团队里也有很多出色的社团，初中高中的都有，但是以高中为主。我看过初三的街舞表演，他们也有报名。但是他们能不能通过，他们的表演水平能不能达到我们的要求，还需要我们工作小组的舞台组去审核。我们没有特意去邀请谁来，只是告诉大家有这个事，他们喜欢就来报名。

陈：那这次报名的人看来就挺多的。

郑：对。

吉：看来影响力是很大的。

郑：对。09年1月1日的游园会（上届游园会）是影响力比较大的一届，人流也破万，一万五千人左右。有很多人在游园会过后，通过第一现场，还有南方都市报了解到深圳中学有办这种活动，都会觉得很后悔当天没有来深圳中学来参与游园会。所以

2010年1月1号的游园会又有很多人一开始我们工作小组还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来问我今年的深中游园会什么时候开始报名。今年的影响力应该会比去年的大。因为很多人09年没有来，准备在10年来。

吉：会来这么多人，那么安全问题怎么办？你们有没有做什么准备呢？

郑：安全问题我们游园会工作小组策划小组有做出一系列的游园会应急预案。学校领导也有跟我们说，每个举办大型活动我们最在乎它的质量，而更在乎我们是不是能想到它的每一个安全问题。我们工作小组在流程策划中也会亲身模拟当天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招募志愿者来参与巡场工作，也会联系中海物业，他们的保安队会全天值班。这样就能防止一些治安问题的出现，我们也会找到东门派出所，他们会派民警在学校内外维持秩序。由于今年全国发生了很多校园安全问题，学校也说了要特别注意安全问题，要把安全放到首位。

陈：游园会怎么体现你刚才所说的深中文化呢？

郑：在每年的策划方案中我们都会考虑到学校的一些特色，比如单元制度，社团特色等。我们会在摊位中划分出一些区域给深中社团理事会旗下的社团，让他们展示，不一定以商业模式来做。一些社团比如吉他社还会和观众互动，观众点歌，然后吉他社来唱，表演。这样可以（部分地）体现出深中的特色。

陈：听说这段时间负责文联会的同学都很忙。你的工作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学习呢？你为什么在这上面如此投入？

郑：影响学习是肯定会有的，因为深中提供给我们的平台有学术性和非学术性领域的两个方面，我们在筹办大的活动时就会在非学术性领域这方面投入更多的时间，就会导致学术方面上有一点耽误。就比如我，每天（晚上）7点钟到10点多工作，工作结束了才开始写作业，这样就可能写到1点才可以睡觉。第二天一定要喝咖啡才能有精神。至于为什么这样做，可能是因为我是去年的负责人之一，我想要把游园会这个活动传承下去。我作为核心团队的一员，希望把这个活动传递给下一批人。就是现在工作小组里面的人，他们在游园会结束后就解散了，但是其中肯定有人，在我去西校区读高三的时候，成为2011年游园会的负责人，招一批高一的人进来。

陈：你对深中未来的活动有什么期待吗？

郑：我对以后的活动期待是蛮大的。因为现在学生举办活动，学校没有特别限制，只要学生举办活动在时间上（跟某些事情）不要有大的冲突，（比如）不在复习周和考试周进行活动，学校一般都会支持的。以往学校每年只有10个大型活动，比如校长杯之类都算。但是现在社团可以有社团自己的活动，就好像跑酷社（可以）有一个跑酷节啊（记者：（笑）），（号召）全校的人一起跑酷。举办活动上也有一个自主化的趋势，社团只要有能力，有比较完整的流程，向学校申请，时间和场地都不是问题的话，举办活动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深中课余时间的活动一定会比以往更加丰富。

吉：那这学期开学以来已经举办的活动是否比以往更好呢？

郑：我觉得要比以前要好。就比如最近的Allstar篮球赛由篮球社举办。他们可能不清楚以往办球赛的流程，他们就会去咨询一下以往办过篮球赛的人的意见，但他们同时加入了一些新的做法，比如在饭堂门口拉票的时候他们会动用所有候选球员一起派票。这样就使得篮球赛的投票票数比足球赛多，他们的宣传效果就好。在当天的比赛加入他们的特色，使原来死板的活动更加灵活。我觉得给社团单独做活动的话，活动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社团特色。

采访后记：非常感谢钰璇学长接受涅槃这次的采访。采访中，他很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游园会的历史，今年的准备状况。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比如学生会改革问题上，也向我们发出了他支持改革的声音。

这次采访中，让我们非常感动的一点是，学长在游园会的筹办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为了办一次更好的游园会，也为游园会更好地传承。

校助之殇

文：SiH4

Part I 大事记

11.23 周一

全校集会上，王校长提出会邀请学生担任“校长助理”。当天下午召开了第一次说明会议。

11.24 周二

出国办公室发出通知，邀请有意担任“校长助理”的高一学生在23日与24日到饭堂二楼开说明会。深中日报也在同日发出公告“明天（23日，作者注）中午，王铮校长将会在饭堂二楼召开校长助理说明会，欢迎感兴趣的高一同学前去参加。”

11.25 周三

会议：王铮和江老师在会议上详细地介绍了校长助理，提出了媒体开放日的构想，江老师把有意向参加校长助理的同学成为“改革小组”，并简要地介绍了选拔校长助理的方式——通过实际工作中的表现进行选拔，而不是通过面试笔试等。另外也确定了将从到场的三十余名学生中选拔出两位作为校长助理。

11.26 周四

会议：王铮校长没有到场，一共有26位高一学生参加了这次的会议，记者注意到，其中有大约一半的学生是有出国意愿的。江老师在会议上对校长助理近期的工作进行了介绍——准备12月9日深中对广东媒体的开放日和12月16日深中对全国乃至国际媒体的开放日。

江老师对于开放日的设想是：“上午媒体看学校的课程并采访校长助理小组选出的具体深中特色的学生，下午参观社团，观看社团演出。通过媒体开放日，让媒体了解深中的‘新课程’并进行宣传。”对于什么是“新课程”，江老师并没有具体详细地解释，在会议上，江老师让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学都发表了自己对于“什么是新课程？”看法，不过显然对于刚进入深中3个月（从军训算起）的高一学生来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基本上没有答案是让江老师满意的。于是江老师让他们“用一个周研究，什么是新课程”。不过记者注意到江老师对学生回答这个问题的引导——“比如说，上课跟普通的学校不一样，课堂上有5分钟的辩论，10分钟的演讲，深中还有很多的实验室。还有‘绿屋’这样的活动”

江老师在会上对主要的工作进行了归纳分组，主要包括：一、联系媒体；二、联系各社团准备那两天的社团演出（只字未提刚完成改革的新社联）；三、介绍新课程；四、学生给来到深中的媒体记者的导游工作，挑选具有深中特色的学生（他们参加了学校的很多活动，江老师语）在媒体开放日接受媒体的采访；五、后勤保障工作（联系好午餐晚餐，联系好可以使用的教室休息室）。江老师在会议上让学生自由分组，结果是，前三组的参与者比较多，后两组的参与者少（后因职务重复又合并）。

记者还注意到，虽然在之前的公告中一直提到只希望高二的同学参加这个会议，但在会议中途，深中高三国学生周业然和陈齐佳走进了会议室旁听了会议。

11.27 周五

《深中日报》对于26日会议内容进行了说明。

会议：江老师检查了各小组的工作。“检查”的过程中，江老师的态度比起之前有了一个不小的转变——“他不仅没有仔细听完我们的汇报，还在中途屡次没有耐心而打断我们的汇报，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被他否决了。我觉得他是根本还没有听清楚我们说了些什么他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高一某“改革小组”成员语），在这次会议上，由于导游组和后勤组任务和人员都较少，于是合并成一个组。

11.30 周一

会议：比起25,26日的会议，今天的会议来的人少了一些，一点开始的会议在一点时才到了八人，会议并没有准时开始。直到五分钟后人才陆续来齐，会议才开始，参加这次会议的学生有十九名。

这次会议的内容仍然是检查工作，不过比起上周五的会议，这次会议的气氛缓和了不少。

媒体组联系到了确定能来的媒体有：《深圳都市报》、《深圳晚报》、《深圳商报》、《羊城晚报》、腾讯。但显然江对这个结果不满意，江还问媒体组成员是否有联系香港的媒体，当得知“香港的媒体不愿意来”时，江老师显出一丝失望。江在会议的后面说：“只要媒体感兴趣就给他们发邀请函，不管他们有没有时间来。”

社团联系组在报告时表示因为时间紧凑无法找到很多的社团，如话剧社，“不可能在一周里专门为媒体开放日排练一个五分钟左右的短话剧，因为之前的话剧都是十分钟以上的，写词，排练等任务无法在两周内做好”。另外三大团（合唱团，管乐团，舞蹈团，记者注）也无意参加这次演出。江老师叹气并得出了他认为的结论“不是准备不了，就是态度的问题。”并险些因为这句话与在场一位话剧社的同学发生争执。深中特色学生筛选组表示会在次日通过面试从已经联系好了的二十二名学生中选出三到四名，但是面试官和面试问题仍然没有眉目。

导游组和后勤组仍然在联系合适的学生导游。

江老师在会上表示说要在中午一至二点上课给媒体参观。但其他学生之前毫不知情，问是否已经和学校联系，江说没有，并要求学生和学校联系，把中午上课时间提前到一点。

12.1 周二

深圳中学媒体开放日学生代表选拔面试。江老师与薛安康老师的“舌战门”——江老师因不满薛安康老师的问题，当场拍桌子否决了薛老师面试的有效性。具体的请看十二月一日，深圳中学吧《重现播江老师和薛老舌战》，经记者验证，内容基本属实。“舌战门”后江老师放弃了组织校长助理工作的工作。

12.2-8

社联与范永泉书记介入了组织校长助理的工作，继续了江老师的部分工作，但是某些工作被否决，只保留了一些最基本的部分。本来开放日的时间是全天，后来被改成了半天。如记者的行程，具体来哪些媒体，哪些同学负责接待工作直到最后一天才决定。

12月9 周三

根据相关记录，《晶报》，《深圳特区报》，《南都》，《深圳商报》，《南方日报》，《深圳新闻网》，《羊城晚报》7家媒体参加了当日的媒体开放日。

Part II 对“改革小组”成员的专访

注：部分涉及到具体身份信息的问答应被采访者要求未登稿

“江老师管事情管得很多，我觉得有一点专制了。”

Q: 为什么会想成为“校长助理”?

A: 全校集会的时候校长的说明挺吸引人的, 另外我在深中之前没有参加太多的活动, 所以也想多参与一些这样的活动。

Q: 第一次校长助理说明会的时候对于校长助理这个职位是什么看法, 和后来的实际工作有什么差距?

A: 其实第一次会后我就知道校助小组以后主要是江老师而不是校长带着我们做这个事情, 心里稍微觉得有些失望, 毕竟我一开始也是冲着校长的呼吁才觉得有意思的, 不过我还是坚持了下来。至于后来的工作我只能说我有些后悔参加这个小组。

Q: 那你后来参加了具体的五个工作小组之一吧? 是哪一个?

A: 我参加的组是后来合并之后的后勤组。

Q: 从第一次职务说明会到现在第一次媒体开放日, 你们小组的成员还有多少?

A: 本来是有8个人, 后来在做事的大概5个吧。这次媒体开放日完还会有多少人会留下来我不知道。

Q: 第一次会议听到要做媒体开放日的事情心里是什么想法?

A: 觉得这个工作非常有挑战性, 不过之后两周工作的强度并不出乎我的意料。觉得有那么多人, 包括有老师带着一起做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

Q: 据我了解你们的工作是很辛苦的, 能大概说一下你们这段时间的一些具体工作吗?

A: 基本上是每天开会, 当然主要工作的时间都在平时周末也很辛苦。我大概说一下的话, 媒体组联系了几十家各地的媒体; 导游、后勤组找了80多位学生和数十位老师来进行学生代表的选拔工作; 课程组对于深中的新课程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书面介绍; 社团组联系了深中的数十个社团。

Q: 校长助理小组全部由高一学生组成, 却要组织媒体开放日这样的活动, 你觉得是不是有些不当?

A: 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这么觉得, 不过在后来的工作中我逐渐感觉到高一学生的能力是不足以做这样的活动的, 校长助理小组只让高一的学生报名是很不合理的。如果说有其他的有经验的学长参与的话这个工作肯定能做得好很多。

Q: 你们的工作很辛苦很努力, 后来江老师突然的放弃是不是对你们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A: 当然, 我觉得他作为一位老师不应该因为那种事情就突然撒手不管, 本来我们工作的时间就很紧凑, 也只有他一位老师在管理。他似乎并没有在离开之前考虑清楚离开的后果。

Q: 那通过那两三周时间的接触, 你觉得江老师如果不受这个事件的影响能带你们把这个媒体开放日做好吗?

A: 江老师管事情管得很多, 我觉得有一点专制了, 虽然我们有5个小组各自负责自己的工作, 但是江插手管了我们的很多甚至是一些琐碎的事情。不过因为我们整个校长助理小组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计划, 我觉得只要我们是按照计划来走, 少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干扰, 媒体开放日就能办好。

Q: 那后来的社联和范书记的介入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你们之前的工作计划有被改变吗?

A: 范书记并没有管多少事情, 主要是社联在做。我觉得社联在一开始介入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心态, 似乎在不断地强调他们是在接受一个烂摊子, 给我们整个小组都带来了比较悲观的气氛, 工作的积极性受到了巨大的影响。社联介入后我们的工作计划也受到了影响, 再加上社联介入后会议少了很多, 各个小组的工作信息基本上不公开了, 有的小组按之前的计划做的工作很多都成了无用功, 白做了很多事情。还有一些计划被屡次调整。比如说课程组本来是准备做一个小册子来介绍深中“新课程”的, 后来被江否决了, 社联接手后又要我们把这个想法做下去, 不过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做成。

Q: 那如果在第一次会议上, 校长明确说自己不会直接管这个助理小组, 由江老师或社联来领导你们, 给你选择的话, 你会选择哪边? 为什么?

A: 我觉得两边给我的感觉都差不多, 选哪个都无所谓。

Q: 如果这次媒体开放日给你打分, 满分10分你会给多少?

A: 3分。

Q: 那如果你们的工作按部就班地做而不受太多外部因素的影响你觉得能做到多少分呢?

A: 6分。

Q: 为什么?

A: 毕竟我们助理小组的都是高二的学生, 自身能力的确不足, 组织媒体开放日这个人物并不轻松, 我们的时间也太紧了。

Q: 那你觉得如果有学长参与这个事情, 花多长时间能做一个优秀的媒体开放日?

A: 一个月左右吧。

Q: 现在全国媒体开放日是否还在你们的计划中?

A: 不在了, 社联并没有继续做的意思。也没有人来管理整个团队, 而且整个小组也没有太大的积极性继续做下去了。

Q: 那你觉得全国的媒体开放日有必要做吗? 为什么?

A: 有, 深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校, 自改革以来饱受争议, 今年分数线下降也说明外界对于深中有很多的误解, 媒体来到深中能报导真实的深中并把这些信息发布到全市全国。

Part III 对社联理事长廖是先的专访

Q: 首先希望你来介绍一下你们社联参与到媒体开放日这个工作的缘由。

A: 在11月30号星期一, 你知道中午的时候薛老和江老师发生了争吵, 下午放学江就把我叫了过去。他说, 你们社联来接手这个事情吧, 因为他不适合做, 学校里的人对他有意见, 他说的话有很大的阻力。由于当时校长助理负责社团表演的小组已经经常来找我们了, 所以我想这个事情我们是能够接下来的。那天晚上我征求了范老师的意见, 他也说没有问题。但是在接这个的时候我并没有跟江老师明确我只代表我个人——社联是不可能接这个任务的。事实上我们做这个都是以个人的名义, 像社联来帮忙的理事事实上只有胡晓倩, 所以说我要强调这个事情应该是跟社联无关的。

Q: 既然他本来跟社联无关, 为什么最后实际上是你们在领导?

A: 并不是社联领导了这个活动, 应该说江老师当时授权给了我, 我去参与跟他们(校长助理小组)去做这个事情(媒体开放日), 之后很多人包括日报误解说是社联在做这个事情。真正在第一线做这个活动的是校长助理小组, 如果再加个负责人, 那就是我。

Q: 那你认为高一校长助理的工作情况呢? 请你给高一的校长助理的工作情况一个评价。

A: 他们有4个组, 除了负责媒体联系的组以外, 其他的组虽然在过程中出过一些乱子, 但基本上因为一直有沟通, 而且他们还是有用心, 起码让我看到了他们的努力, 所以还好。而联系媒体的恰好都是高一八单元的学生,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就很不愿意跟我沟通吧, 最后就是那里出了很大的乱子。在我看来不管是校长助理还是媒体开放日他们都还没有能力去做。

Q: 那你刚才提到了媒体组的一个乱子, 那请你介绍一下这个事情。

A: 由于在媒体开放日的前一天, 学校方面临时调整, 导致我们原来所有安排的计划都取消了。12月8号的晚上, 我们工作中间就出现了一些很让人恼火的问题, 这个就不细说了。9号上午, 本来说10点到12点由八单专门负责并介绍出国体系, 那么这两个小时就全部是出国体系的内容。下午再来是全校其他部分的内容, 但是跟他们(校长助理媒体组)负责人交待过了却完全没有说, 导致那天上午的那两个小时, 临时叫来高二八单的几个导游就把整个学校都介绍完了, 也没有跟媒体交代续接下午的事情。那天12点媒体们在新饭堂吃完饭就走了, 所以中下午的活动除了社团演出还有以外全都散掉, 后来只零星来了几个摄影记者逛了一下就走了。

Q: 既然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说媒体开放日的满分是10分, 你愿意给多少分

A: 1.5

Q: 那如果说现在学校还是希望社联以一个整体来准备这个媒体开放日, 但是主体仍然是高一的校长助理, 3周时间, 你认为可以准备出几分的媒体开放日呢?

A: 时间太短, 没有资源没有学校支持什么都没有, 主体还是高一而且这个小组很有问题, 这个事情太不靠谱了完全不可能, 我肯定不敢接的。学校做媒体开放日应该也是想对外完整的展现深中, 招校助大概是想把这个事情延续下去。可是现在除了校方以外在接待媒体方面有经验的都是出国单元的。虽然八单是很有特色很不错, 但这样就不是深中的媒体开放日而是深中出国体系的媒体开放日了, 所以就算学校居然要社联在3周内来做这个了, 我也绝对不会用现在的这个组。

Q: 那就你的意思, 一个理想的媒体开放日应该是让哪些人来领导, 哪些人来做具体的工作?

A: 高一高二甚至高三都有人参与, 学校领导。这个活动本身就应该是全校投入的, 而且我觉得媒体开放日也不该

是经常性的开，要让他们来就一次把完整的深中展示出来并能让他们觉得在深中呆一天确实有价值。开多了含金量就低了，学生总把时间耗在这个事情上也没什么意义。

Q: 刚开始校长助理在做媒体开放日，联系社团的时候有没有找到你们？

A: 没有。这个事情准确地来说，应该是王校和江召集他们开第一次校长助理会议是在周一大概11月23，那周四的会上江给了媒体开放日这个任务，周末的时候社团组的一个小孩才联系到我说他们已经联系到了一些社团要表演，问我社联能不能借场地音响。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也还是找范老师帮他们处理了。没联系到我的理由是来不及，这个让我很无语（叹气）。

Q: 既然媒体开放日已经成了一个定局，撇开它，如果让你来成立这个校长助理小组，你认为这些人应该怎样选拔？

A: 首先我没资格给这个标准，但是如果真要说的话，也只能是面试，而且绝对应该是以高二为主。这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说怎么样的人有能力做这个事。原来我们有学生会，高一就算很多事情不懂也有个学习的过程。而这次媒体开放日只有高一的……别的不说，就是基本的礼貌都有问题。在这点上我很不爽媒体组，不过就连跟我接触最多的社团组也在活动后出过乱子。

Q: 那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A: 举个例子吧，周二晚上（12月8日）由于学校上午不开放，多数媒体就不会来，江老师就主动提出出国单元上午帮忙接待。媒体组通知我的时候就差点造成一个误会——所以说江的负面形象一部分也是这样无心造成的。7点通知开会还出了个乌龙，接着一个小孩就跟我：“现在上午我们出国体系负责，下午的你们社联负责。”你听听这是什么话，还你们我们！我忍了说你不知道，我等会儿跟你们一起说。他说我知道，江老师已经跟我们说了。呵，这个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社团组那边是星期四晚上，一个社长很火大地投诉（这件事一路经过了校助、胡晓倩和我），要求社联出面公开道歉，只因为主持人救场时不小心用了一个不是很恰当的词。那个社长先找到社团组的一个校助，问谁负责主持人选拔的，这个事情要给一个交待。那个小孩是这么回应的：这个主持人是社联理事长向他们推荐的。深中本来就没什么出色的主持人，这已经很不错了，主持人不太可能给你道歉，你不要鸡蛋里面挑骨头。最后的结果是主持人当面和他沟通并道了歉，事实上很简单地就解决了。别说这主持人已经在深中最好的行列中的了，推荐难道还有要代表社联推荐的这种说法吗？这个私下都沟通过，不想说什么了。

这是很基本的处理，既然你有责任那么不管是不是你的问题，都应该去了解情况并想办法帮对方解决，像我接了电话也是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会处理并在什么什么时间之前给你答复和一个交代，不过是否真的伤害到你们的名誉我先给你们道歉，也代表校助和主持人给你道歉。并不是全部，但有些高一的学弟学妹在这方面很欠缺，这样是明显不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高一做这个很冒险，他们刚来深中不久，对深中能有多少了解？甚至还要介绍深中，老记者都比他们了解。我在深中一年了我也不敢说我对深中有多了解。

Q: 那你认为校长助理这个团队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

A: 我觉得没有必要，当然这最终还是取决于校长是怎么决定和定位校长助理的职能的，因为最后校长助理只是从这些人中选出1、2名，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高一可以在有活动的时候加入工作团队去磨练，但是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高二始终应该是主体。

我想补充说明一下，这个事情绝不是江的错，但我觉得江在这个事情上有一定的责任。他做这个活动和他后来帮忙那两个小时，都是为了深中，本来是无可挑剔的，但我还是觉得他有一定责任。我在上周五（12月11日）才知道王校不知道这件事，江没权利把这项任务移交给我，我更是“凭什么接呢”。可是，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并没有明确的规则规定。江是老师，是单元长，还是校长助理，他负责的东西还能有什么问题？谁又知道这个活动原来是不能接的？王校说“江不懂行政的事”，可他既然涉及行政的事务，他就应该了解行政的事吧？所以我说他有责任，但不能怪他。

Q: 你认为整个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A: 不知道用“人治”这个词合不合适。你说要我们按规则来做，但是规则在哪里？校长明年走以后，新校长完全可能把现在所有的事情改掉。我们现在能为09年以来的大改革跳脚其实是很幸福和难得的（膜拜校长），可深中人因为比其他学校的人有更优越的条件环境和更多权利，就在没有边的“无限”自由里浮躁的误以为我们真的民主了。深中在这一点上跟其他学校是一样的，真正说话和决定的不是学生，不要以为说主体是学生就强势了，农民也是主体……你不能说症结是谁的错，我们只能说这样的问题发生了，我们很无奈没有办法，但是问题出在哪，我只有前面那两个字。不解释。

Q: 那如果我们用信息不对称来解释这个问题你认为合适吗？

A: 可以这么说，但不全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说经过这次，我对学校各种活动都会持有保留态度了。因为这次的事情涉及到校长（一开始出席为整件事打了包票），涉及到江老师甚至范老师，可居然到最后它就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活动，不应该发生的错误，那就算在学校这样的小圈子里，

A: 可以这么说,但不全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如说经过这次,我对学校各种活动都会持有保留态度了。因为这次的事情涉及到校长(一开始出席为整件事打了包票),涉及到江老师甚至范老师,可居然到最后它就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活动,不应该发生的错误,那就算在学校这样的小圈子里,还有什么是安全可信的呢?我后来跟社

团组总结的时候,也只能跟他们说“自求多福,对这些事慎重考虑”,因为没有人能保证什么。

Q: 那你愿意给深中的其他人,其他组织什么忠告吗?

A: 在深中,你已经踏入社会了。从现在起就可以开始实践。

Part IV 后记

对比校长助理小组某成员和对社联理事长廖是先在采访中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虽然都说这次的媒体开放日准备很乱,但是校助小组成员所说的“乱”是指计划屡次的调整带来的乱。廖是先所说的乱的原因是“高一没有能力做好”。

校长助理小组虽然说都是高一新生,但据记者对于他们工作的观察,他们的工作能力并不弱,在短短的两周多就把媒体开放日做成型其实在一开始看来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任务,但12月9日媒体开放日确实是做起来了。虽然很多很多的问题有待改进,但这毕竟是第一次,我们不应奢求在短短的两周里一帮高一学生能把一个很正式的媒体开放日做到多么的优秀。

可是为什么本来能做到6分的媒体开放日最后只做到了3分甚至1.5分的效果(见上文专访)?记者注意到校长助理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学校的学生和组织并没有给校助的工作给予必要的协助,在校长助理的工作过程中甚至出现了一些本不应有的阻力。那是什么在有学生能力情况下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学生们能力的展现?是因为深中真的像一个社会吗?

校助之殇也许在一开始就注定了。

首先,“校长助理”这个职位一直是模糊不明确的。这种有想法但不明确就做出来的行为就像大多数深中大小小的改革一样。只有大体,实际做出来会遇到很多问题。江老师已经是“校长助理”了,在11月21日的全校集会以及后来我们普通学生能看到的说明里从未提过这两个“校长助理”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校长助理”是平等,受校长管理还是受江助理的管理?如果之前的权责明确,说明了校长助理小组的直接管辖人,那“舌战门”后江的突然辞去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和之后社联人毫无前兆的接手应该可以避免。

其次,校长助理在一开始的选人可能欠妥。回顾当时校长助理只要高一生的理由,江说:“之所以只针对高一学生,是因为高二的学生经过一年的高中教育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学习生活,而高一新生刚刚入校,仍保持着新的思维、有新的想法,有朝气蓬勃的活力和良好的创新力。”⁴这个说法是非常奇怪的,按照这句话的假设,高二的学生已经“失去”(“保持”的反义词)了“新的思维,新的想法,朝气蓬勃的活力和良好的创新力”?也就是说,深中完全把它培养学生“思想力,领导力,创新力”的目标搞反了?学生在深中学习一年后反而没有了创新力。不知王校长对这段言论有何感受。

另外,“校长助理”做的事情需要和很多部门协调,实际上这些协调却没有做到(也许有理由相信是因为只有高一,高一学生在学生还没有可以协调的资源)。“改革小组”避开了学生会,社联和其他组织以一个独立机构的姿态在运作,以至于不仅不能获得其他组织的帮助,反而引起了其他学生组织的侧目(这可以解释社联接下媒体开放日组织后的态度)。并且:与“校长助理就是协助校长与学校的各个部分密切联系,共同完成这一活动的举行。”⁵这个校长的初衷相悖。

为什么江走后是社联人来接手(仅因为是江老师说的?),而不是刚确定轮值主席不久的学生会或其他的学生组织?当我们的正常程序被打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由于深中的改革,新的体系没有一个真正实用的说明,从而在着手做媒体开放日这个事情的时候一旦遇到问题就混乱不堪。最重要的是,现在的校长助理何去何从,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深中有着其他学校想都不敢想的活动氛围,高一高二学生把许多的心血放到了组织和参与学校的过程中,在我们标榜自己的学生综合能力是多么优秀的同时我们能否静下心来想一想,这个“优秀”和我们付出的心血是否成正比?深中的“优秀”学生能兼顾活动和学业,可我们不能忽略大多数因为参与活动,成绩或多或少受到负面影响的学生。参与校长助理小组工作的近二十名高一学生在这两周牺牲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最后却发现其

焦点Focus

中的一部分是“无用功”，而且校长助理前途未卜，工作似乎也不被认可，时间浪费了，能力也许锻炼了，但时间的的确是浪费了。连校长助理这种非常官方正式的组织（“涉及到范老师，涉及到校长，涉及到江老师”——见社联理事长专访）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何况许许多多的学生社团呢？在之前对廖是先的采访中，她提出要把深中当成一个社会来实践，这应该是深中的自豪还是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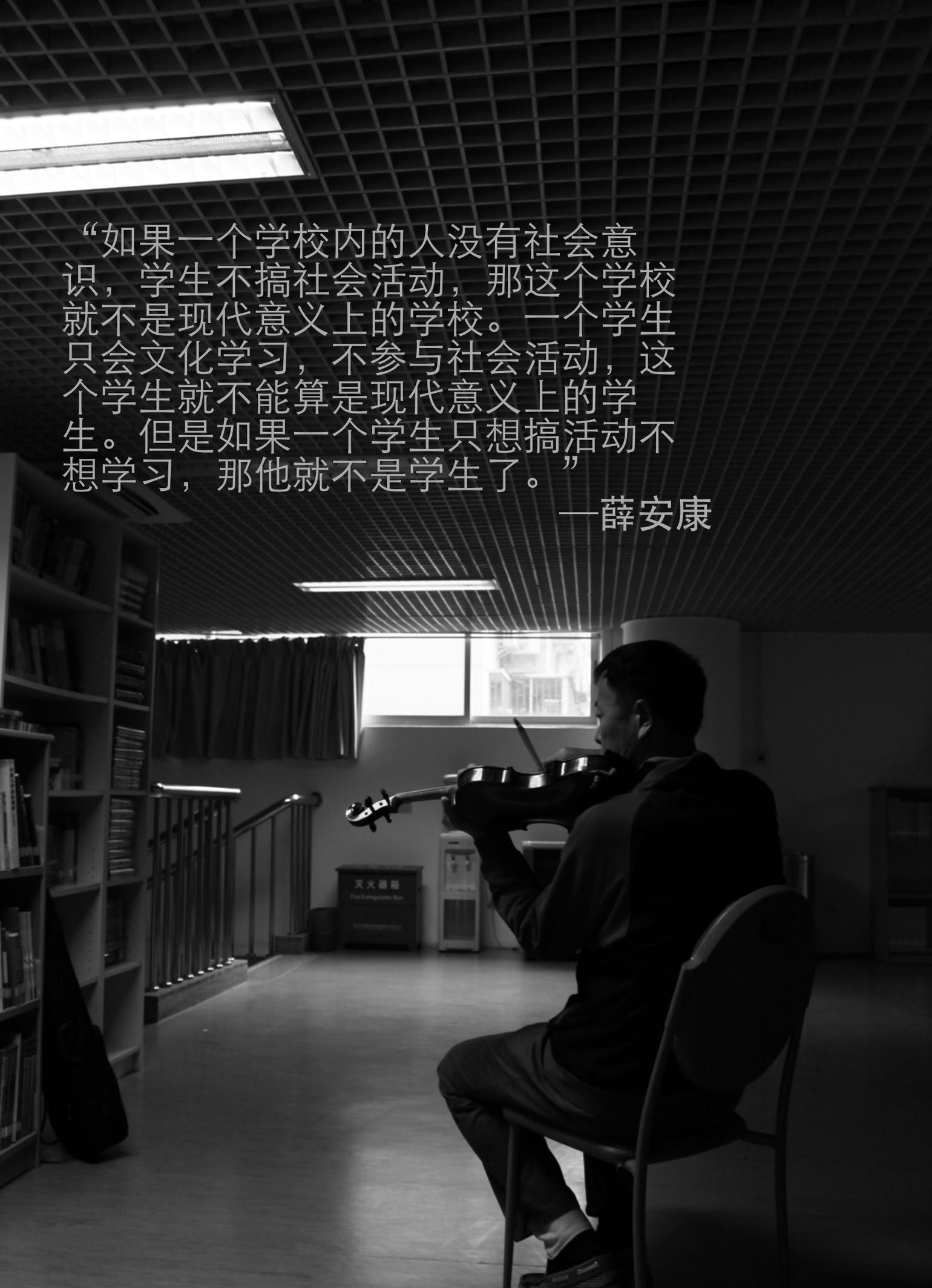
校长助理小组如今前途未卜，不禁让人联想到深中，王校长在明年四月应该就要离任，深中又何去何从？

引用：

1. 11月24日《深中日报》，公告
2. 11月25日《深中日报》，《Notice：学生也可以当校长助理！》记者：毕栩豪 陈珑浩
3. 11月25日《深中日报》，《Notice：学生也可以当校长助理！》记者：毕栩豪 陈珑浩
4. 11月25日《深中日报》，《Notice：学生也可以当校长助理！》记者：毕栩豪 陈珑浩
5. 11月25日《深中日报》，《Notice：学生也可以当校长助理！》记者：毕栩豪 陈珑浩

“如果一个学校内的人没有社会意识，学生不搞社会的活动，那这个学校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一个学生只会文化学习，不参与社会的活动，这个学生就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生。但是如果一个学生只想搞活动不想学习，那他就不是学生了。”

—薛安康



对薛安康老师的专访

记者：罗亦龙、Jamomo、P.Chry、玄子、永生、TAT

N：涅槃记者 X：薛安康老师 L：某老师

N：江先生来深中也有一段时间了，一系列由他主导的改革在深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同时也引起了一些矛盾。请问您对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

X：我第一次听到江老师说话大概是在上学期（2008~2009学年第四学段）大概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时候深中在搞一个单元改革，江老师就是在当中代表学校宣称要进行单元改革的人物。这个单元改革里面包括了四个要点，这四个要点主要提及了前几年改革的失误。我总结了一下，大概就是：第一，单元形同虚设；第二，学生会人浮于事；第三，学生的不良品行从未得到有效制止；第四，家长和老师被严重的边缘化。

我当时立马给校长发了一个短信：“校长，办深中不是‘办家家’，当然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但是为了说明您新的东西好，就把旧的东西说成这样（指以上四个要点），那么您的权威何在？”学生现在还是需要“养成教育”的，如果老师家长被严重边缘化了，那到底靠谁来给你养成良好的习惯呢？我们学校本来的结构就是单元结构，而现在却说“单元形同虚设”，这样岂不是在说我们“无组织，无纪律”？作为学校的领导人，您的改革搞了好几年了，如果学生的不良品行没有得到有效的制止，那这个问题就更大了。”但其实事实也没有这样（指以上“学生不良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制止”）。所以我很担心，（校长）为了说明新东西的好就把旧东西全盘否定，这样的话是会自己影响自己的权威的。明白吗？权威不是别人给你（校长）的。而是你（校长）带领大家做，大家都觉得你做的对，你却还可以做得更好，那才是权威。

上次由江老师来宣布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学校。针对这件事情（单元改革），我个人认为，这（指由江来宣布）是不合适的。毕竟他本身只是出国体系的一个策划者，而且他的中文也不是非常熟练。这就像八十年代我们刚开放，很多工农兵大学出身的人那时外文讲得不太好，在和老外打交道时常因语言问题被老外误解诚信有问题。另外我还听到很多传闻，其中就有上学段比较有代表性的“高三协议”。这个协议里面有两点是我们难以认同的。第一，它（“高三协议”）是英文本的，照理来说这个英文本的解释权就在撰写协议的人的手上。第二，里面提及只要有一个学生违反协议，那就要全体受罚。这个东西说难听点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协议。因此学生家长反应非常强烈。我认为这个事情它不大可能是一种失误或者是误会。我相信一个生活在法治国家，受过法治精神熏陶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的话，怎么

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呢？浅一点来说就是欺负我们不懂法。深一点来说就是在与我们签订一个不平等的协议。客气点说，对于这个我还是很有想法的。

这个学段，我回来代课，看到《深中日报》上不停的有他（江学勤）刊登的介绍自己的文章，包括他写的一些个人介绍或是与学生打交道（的过程）。（这些文章可以理解成）他在诠释自己的个性，但是多少也带有一点鼓吹自己的意思。这说得好听点就是有点过分突出个人。当然（在这些文章里面他实际想告诉我们）他在策划着，在组织着（改革）。但你做成一件事情也要有一个理。你做出的事情，说出的目标要大家共同遵守。我就觉得有些事情总是由他来说是不大合适的，并且他做的某些事情也不是很合适。也正因为如此，上周学生们请我去看媒体开放日学生发言人的选拔。因为我想看看学生们是如何对敏感问题的，于是我临时改了问题。我问（发言学生）：“你对江某人有什么看法？”那个学生拥了一分钟说了一些不是很着边际的话，那我就加上了一句话：“请你谈谈你对他高三协议的看法。”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学生可能有些不好回答。）但那学生有一句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他说他不同意这个做法（指高三条约）。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它确实有点像霸王条款，感觉总有点不平等协议的成分在里头。之后我就听到“砰”的一声拍桌子的响声，（江）狠命地一拍桌子冲出来。阻止了我们的对话。说是要解散这个会议，还问我是谁。我告诉他这是我们两个的问题，可以会后结决。这个会的目的本来就是提出一些敏感话题的，让学生学会怎么面对记者。（我不过出来提几个问题，他就拍桌子。）

后来他就跟我道歉，道歉之后他又马上声明“我只是对拍桌子道歉”。那我就说了，“你为什么拍桌子呢？你拍桌子就是抗议。你应该为你的抗议道歉。”他说“噢，你讲逻辑。”我说“对，你不讲逻辑。”假使他是情绪失控了，拍拍桌子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道歉的必要的。他之后在《深中日报》向我道歉，姿态还蛮高的。我当然保持沉默。但是我认为，他如果真的要为深中做一些事情的话，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再次宣布辞职。你要把事情做好，你要证明你自己是对的，就没必要这么做（辞职）。这样做（辞职）客观上就是给学校增加压力，他已经是第二次辞

职了。所以你说我对他有什么其它的想法，我只是知道他做了什么，也知道他写了些什么。

刚才我也说了，他做的、写的、说的有些东西都不是很合适。我当时我和他的争论当中就说，我只是讲述了一个事情，只是让学生就事实做出判断，他完全没有必要有如此激烈的反应。我薛某人提出一个敏感问题，而他是反应过度。这件事情在网上反响很大。似乎支持我的更多一些。我和他语言上的墨彩只是导火线，但（学生）对出国体系的一些不满或者对别的一些东西的看法就不是因为这件事才开始的。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我想做一个我自己的判断，现在我不能左右什么事情。说白了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与江老师发生争吵）只是一个导火线。

N: 那您离开深中就是为了这个事情?

X: 那当然是咯。因为这个事情很敏感，我在当天就跟（在场的）一个学生讲，你很有幸哦，看到薛某人和江某人的交锋，但为此我极有可能要离开学校。因为我本来只是一个退休老师，不是很重要的，我只是来代课的，你说一个八单元的负责人和我（相比），分量谁重谁轻那就很清楚了。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在这个情况下宣布辞职，对于他现在的工作似乎有点太……我觉得他应该考虑得更周详些。

N: 您是自愿离开深中的吗?

X: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还是回避比较好。本来我提出一个敏感的问题，是在一个极小的范围内。但这件事下午就马上见报。他（江）要发言是非常容易的。但网上比它（日报）更快把事情登了出来。这件事见报和不见报差别很大。深中是一个提倡自由民主的地方（所以我只是说了我想说的东西。首先我要在这里说明），第一，我没有捏造，我只是提出了有关一个既成事实的问题。第二，他（江）说我攻击学生。我攻击什么学生啊？我只是在问学生敏感问题罢了，而且媒体记者也可能会问到类似的敏感问题（我只是想看学生们是怎样回应问题的）。我和他（江）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的问题。

N: 那么您是怎么看待深中的媒体呢?

X: 我觉得现在深中办报大有当年五四之后办报的趋势。我先表扬一下我们的王校长，这不是阿谀奉承。王铮校长的改革已经把深中的旧的一套全部冲掉了。新的呢，他正在建立，但是有些还不成形。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想发表个人的见解，先不论这个报能不能办成功；但至少天天办报，孩子们就产生了一种社会意识。现在学校里面有了一种争鸣的

的气氛。其实哪怕只是做个实习记者，办个模拟刊物。这对你们的提高是非常大的。这比写一篇普通的文章要有用得多。在办报过程中可以表现你们的社会意识，表达你们对深中的看法。

说起来，我觉得自己还很对不起《新深中》，他们叫我写对深中文化的看法，也说我畅所欲言，但我还是回避了。如果我说的和这个“头儿”说的一样，那就……但是现在我就豁开说了。我是很支持办报纸这个事情，这是一种有社会意识的表现。同情的是我也想说一句话，如果一个学校内的人没有社会意识，学生不搞社会活动，那这个学校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一个学生只会文化学习，不参与社会活动，这个学生就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学生。但是如果一个学生只想搞活动不想学习，那他就不该是学

我以前也见过这样的事情，一个学生会的“头儿”，上课迟到了，还大模大样的走进教室。我问他为什么迟到那么久，他说他刚刚去开会了。我就装傻，说：“因为开会才迟到，也是迟到。”结果他坐下来还继续用手机发信息，我就告诉他了，现在你应该停下工作听我讲课了是不是？学生的第一要务是文化学习，第二才是参加社会活动。现在深中就处在两者之间，如果能够平衡好主次，那就是件非常好的事情。做这些活动的时候，如果你是想冲着“官”了，给大家服务，那就很好，但如果你当上“官”了，并以此为目的（来参加社会活动），那这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就带着太多功利的性质了。有些学生没有平衡好学习与活动之间的矛盾。一进深中来看就那么多的社团，眼花缭乱是难免的。

我打个比方，这就好像一个打工仔刚来到深圳，看到这个单位（工资）一千五，那个单位一千三，但他就没想到要去思考下这个单位的诚信如何，他们会不会按月发工资？之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要提高一下这些活动的质量，至少在数量上要有一定的限制。你们办刊物真的挺好的，就像你们承诺说的要让大家讲真话。我想大家都知道现在在社会上讲真话也是很难的。但是我愿意讲真话，我豁出去了。

N: 那您如何看待那些网络平台呢?

X: 其实网络平台上也有很多限制，人们实际掌握着的权力只有很少的一点。但很多人都不会利用（他们所掌握着的小小权利），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泄愤的途径。只是一味的发牢骚、谩骂、消息不准确，（这样不仅不能产生任何作用，还）导致很多负面影响产生。所以现在很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利用这种现代化的媒体，如何（利用这种媒体）像一个现代公民一样恰当地发言，我们在这条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学会享受民主的同时，首先要学会对自己负责任。如果不能控制好这个度，那有关部门刚好就说你不懂自我管理。（封掉你也是没什么大错的。）

N: 深中课改也进行好几年了，您对课改有什么看法呢?

X: 课改是一定要的。但是高考这个东西一成不变，就（让课改）变成了一个很程序化的东西，浪费了大量很多精力。但是课改是一定要改的。从哲学层面来说，任何事情它的存在不能说明它就是合理的，应该是合理的才会存在（那这样就能说明课改的合理性）。但现在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高考模式不改，那课改必定是要无疾而终的。不可否认的是，现在高考也在改革，但问题是课改的步伐要远快于高考。值得肯定的是，（深中在课改中）的确做出了很

多改变，多了很多活动课和校本课程。但是一些形式化的东西还是存在的，比如说上一届高一搞走课，那么为什么要搞走课呢？为了练腿功？高一学生课程是固定的，没必要走课。高二时多出了很多选修课，走课的必要性才能体现出来。所以说决策是一定要经过深思熟虑的。

你去看看一些决策比较民主的一些地区吧，他们（当局）都先是很小心的论证，很多问题都考虑周到了（才制定政策），但是一旦决策下来，坚决照办，没有理由不得推翻。我不太客气地说，我们现在做事就是脑袋一拍，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科学论证的过程，也没有程序。高一真的有必要走课吗？那些十五六岁的初中生，第一次参加人生中如此重要的一次考试，初三一年都在拼搏。到了这里（深中），军训一完就没人管了。人性是靠不住的，必须有外部约束，所以必须有人来“管”学生。校长太相信大家的自觉性了。

我再举个例子，现在晚自习有老师来管还好些，以前由学生来管，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事不成啊。这个“管”字不是很好听，但是现在晚自习纪律好了很多，这获利的是学生啊。原先的改革，老师的职能过分弱化，学生组织的过分强化。这样的强化，就导致了高三的很多问题。很多学生一上来（深中）就晕乎乎的，觉得自己的能力非常强。实际上很多学生当时还只是“洗刷刷”的水平。学生高一高二的时候受到的训练太少了。我用一个生物学的词来形容，那就是“原生态”。

很多人跟我说：“薛安康你别当老愤青了，让孩子们去玩吧。”这个玩，如果玩出水平也很好。我现在可以和大家证明一下，一个老师价值的最大化就是学生获益的最大化。你看刘梅老师，训练合唱队多好啊，那么多金奖，那么多特长。伏虎老师，管乐团多好啊。吴建辉老师的学生，七个进了清华美院。那些奥数教练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老师价值的最大化就是学生获益的最大化。很多老师都觉得自己有力使不出来，因为学生活动很多活动都不需要老师。如果说学校是一出戏，老师是导演，不上场；学生是演员，校长是编剧。现在角色有点串了。学生自编自导自演，而且人人都想争主角，老师就变成售票的了。

你看香港科技大学，校长请了六七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当教授。那么我就这样推理，这样一所高校是教授治校，那么一所普通中学怎么就是学生治校了呢？那你告诉我，中学生能力更强还是大学生能力更强？如果中学生能力更强那这个社会就在退步。中学是“小社会”，但毕竟是个“准社会”，它不是一个完全的社会。有过这样一个事情，两年前社会实践。我是上海人，我可以带队去上海。但是（在我安排好一切之前）我们当时的副班长自己去跟旅行社联系好

了，我们老师什么都不知道，就叫我们去带队。我就跟副班长谈，说：“现在有三个弱智。如果我不知情，我签字，那就是我弱智；如果你以为我不知情我会签字，那是你弱智；如果旅行社让你这个未成年人签字，那是旅行社弱智。”这个事情搞了几个星期，最后是学校统一签字。所以当时学生自己联系旅行社自己组织，但社会又不承认这个，因为你们作为未成年人还不具备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校长对你们的认可和社会对你们的认可是不同步的，我绝对不是代校长乱说。可该当中如果学生的个性过度膨胀、老师的作用过度边缘化，最后受害的还是学生。

之前有个学生旷了一百多节课，学校宣布给他警告的时候他竟然不出现。说难听点，这个人很可能将来就是社会上的不良分子。现在这样走一步想一想，是不行的。很多事情我们是需要未雨绸缪的，不然学校是要付出很多代价的。很多东西也需要老师同学们一起集思广益，不能完全校长一个人说了算。我还想讲一个事情，雨果就说过“一个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更加绝对的人道主义。”而我也想说“在绝对的教改之上还有一个更加绝对的教学规律。”你不能违反这个规律，其中规律值得是学生需要“养成教育”。养成教育需要外部约束。很多人一上高三如梦方醒啊，为什么高一高二不多为高考做些准备呢？高三的孩子也应该能过正常人的生活，也应该有些活动，这样才比较平衡。不要到了高三才上“十全大补汤”。我们高一高二欠下了太多“学习账”，到了高三才恶补。我记得上个学期有个高三学生就在全校集会上说“各位学弟学妹千万不要学我，高一高二不要参加太多活动。不然高三会很辛苦。”课改是一定要进行的，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N：我觉得现在我们常规单虽然有班主任，但很多班主任都按照以前导师的模式来管理班级。就拿我们班主任来说，班会课都是学生自己来做。有时（班主任）干脆不来，有时只是坐在一旁听，也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X：你说得很对。过去五年深中高高一高二都是没有班主任的，到了高三才有。人是有惯性的，所以很多老师现在还是按照导师的模式来管理学生。学生有时自己做呢，表面上看来也是可以，但是做出来质量怎么样呢？我觉得导师制的不足就是老师和学生的接触太少了，对学生了解不足。但这个事不能怪老师，是学生不要你和学生有太多接触。你只要和学生谈谈心，最后写个评语。你可以问问老师们，原先前五年老师对学生的了解是不是足够的？学校几乎没有给老师班级集会的时间。有些老师担任学生的导师，但他甚至不教这个学生了。那么他

X: 你说得很对。过去五年深中高高一高二都是没有班主任的,到了高三才有。人是有惯性的,所以很多老师现在还是按照导师的模式来管理学生。学生有时自己做呢,表面上看来也是可以做,但是做出来质量怎么样呢?我觉得导师制的不足就是老师和学生的接触太少了,对学生了解不足。但这个事不能怪老师,是学生不要你和学生有太多接触。你只要和学生谈谈心,最后写个评语。你可以问问老师们,原先前五年老师对学生的了解是不是足够的?学校几乎没有给老师班级集会的时间。有些老师担任学生的导师,但他甚至不教这个学生了。那么他怎么了解这个学生呢?最后老师写的评语会和学生本人的对称性如何呢?很多学生都有这个感觉,半年才见到一次导师,还是为了谈话而谈话的。家长也找不到老师。学生普遍感觉没爹没娘,没人管。这就形成了一个“断奶期”。

这个时期就容易形成很多不良习惯。(学校)有没考虑到初中和高中之间的衔接(这一个阶段)呢?初三被严格管理,一进来(深中)就没人管了?这有利于学生的发展么?有利于学生自律么?我还强调一个问题,自律和自觉是不一样的。自觉是靠不住的。自律就不一样了,自律的前提是他律。不过现在我们对学生的考勤要严得多,处理手段要多得多。但毕竟是之前付出了代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可以做得好得多。

N: 王校长透露他2010年4月将会离任。您对他的离任有什么看法呢?您认为他的离任会对深中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W: 我承认王校长是个改革家。他是一个没有过度私心杂念的人。在这点上我很佩服他。其实我说过很多关于他的话,其实都是好话。我说他无欲则刚,我还说他像个小孩,喜欢和学生打交道。但是他不喜欢和我们(老师)打交道。我曾经发了几十条短信给他,他都没回。甚至去年我还约他泡温泉,大家赤诚相见,理性讨论,(他)也不理。甚至我们几个老师邀请他吃个便饭,他也说没空。我觉得很奇怪哦,他和学生可以通宵畅谈,可以有说有笑。但为什么和老师不可以呢?老师是一个工作母机,如果校长只和学生打交道,那老师是不是可以都回家了?如果说王校长还有什么不足,我觉得就是和老师的沟通太少了。他是一个改革家,他把旧的东西都推翻了,新的东西呢,正在做,还没成型,我们也付出了很多代价。但我们肯定是回不去(旧的东西)了。

L: 他(王校长)刚来的时候,就有老师跟他说:“王校长,你别怕。老师们都很尊重你的。您就放心和我们交往吧。”但他就是害怕老师啊!

X: 我给王校长发了几十条短信,一半都是关于学校改革问题的。有人开玩笑说我是右派,但我可以说我是为了学校好。因为他是北大出来的,应该有民主作风。五四精神就是北大出来的,民主之火就是由北大燃起的。但是作为一个学校的决策者来说,他应该更多的和老师交流。至于他走还是留,我可以很斗胆地说,很多人是盼着他走的。

L: (希望王校长走的老师)应该是达到一半以上。

X: 为什么呢?因为他和我们缺少交流,我认为这点让人很遗憾。我可以这么说,他有时是很寂寞的。一个改革,缺少老师的理解和支持。我自己很希望改革很愿意参与改革。我希望这个改革可以再做得好一点。程序再缜密一点,再民主一点。

上学期有个学生叫阳雨皓跟他对话。王校长说了几句话:“你是学生,但你不代表所有学生。你这一届只管这一届,你不用管下一届学生。”这个学生最后是哭泣着离开的。因为校长把他的话都顶回去了。这个学生至少是个民意代表吧?学生代表不能代表学生?你说不代表就不代表吗?那难道人大代表不代表人民吗?难道政协委员不参与政协吗?你愿意不愿意做个民意调查,做个全民公决,看看大家认为你做得对不对。你说这一届只管好这一届不用管下一届,任何东西都有延续性的,下一届和我们政策没有延续性的话,我们不是做了小白鼠吗?所以我觉得王铮是一个有缺点,但能够大胆改革的人。他最大的缺点是不能和老师很好地沟通。

L: 他为什么善于跟学生对话不善于和老师对话?像刚才你说的,有学生和他意见相左,他就对不了了。学生见得不多,思考得不多,王校长可以把他们的思维牵着走,大家都崇拜他,觉得他和以往见过的家长和老师不一样。老师见多识广。所以他不敢和老师交流,只能和学生交流。但是一旦有学生反对他,他也就没办法了。如果全部学生都反对他,那他也不会和他们交流。

X: 我觉得一个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政治家。他应该能够平衡各种要求,应该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他也应该是个经济学家。给大家谋福利。他还应该懂一点教育。现在问题是,有些东西各方面的利益平衡不了。所以这样就会引起很多争议。争议就是一个学校的内耗。我认为呢,我只是跟江老师在一个小范围内提出一个敏感话题。但他反应过度。媒体又大肆报导,于是引起不少人借机发泄自己的不满。这就是一种内耗。

所以我觉得,王校长他是一个改革者,他的主观愿望是把深中搞好,他确实也能把深中搞好。我想也只有他能做到,他把旧的东西都冲刷掉了。但新的东西,我不客气地说,不成形,很不成形!他本来可以做得更好。如果校长就代表真理,那我无话可说。而上次他宣布单元改革,把前几年做的改革都全盘否定了,这不是自毁权威吗?我当时忧心如焚啊。假如说你们跟着我干了5年了,我突然告诉你们旧的不好,新的才好,你们还会跟着我干吗?这样做是很不明智的。如果他知道(前面改革的缺点),还让这东西(前面的改革)发的话,那就

人物 People

那就是一种失误。如果不知道（前面改革的缺点），那就是一种失察。我希望他这个改革，不要留下遗憾。如果这个改革是符合教育规律的话，不会因为某一个校长的离开或是留下深中（改革）会有所不同。即使他走了，深中的改革还是会继续的，因为以前被冲掉的旧东西是不可能再回来的，这也是一种惯性。现在问题是怎么在一些细节上把它（改革）完善，不能够推倒重来，不能只是跟着感觉走，有很多失误值得总结。

但他（王校长）的贡献就在于即使他走了，深中的改革还是会继续的，没法走回头路。但是很多东西太理想了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断完善它。

我不避讳自己的观点，也希望你们准确地传达我的意思。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我是个是非之人，这里是是非之地。我都不上课了还让学生跑到这里聚会，所以希望你们完整准确地传达我的意思。我说话是很讲究措词的。你们这个刊物到时能不能给我留两份？

N: 当然可以!

X: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N: 也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说实话，我应该是追求王铮校长的人，我们已经认识十一年了，我们的理想理念是一样的，我来深中不一定是来否定他的改革，我是来完善他的改革，换句话说，他的理念我都支持，可是在改革中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江学勤



江学勤老师专访

记者：永生、Jamomo、点点、Grassy Tsao

N: 深中改革后可能跟整个中国传统式教育会有冲突?

J: 我觉得教育改革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很难,因为中国是一个很大很多元化的国家,然后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深中我觉得今天能做这样的改革,我觉得当然来说是对学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可是如果说其他学校要来模仿深中,学习深中,我觉得不太有可能。深中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因为

第1, 深圳是一个很独特的城市,深圳人都是从内地(其他城市)来的,所以他们的创新意识可能比较大一点,可能在别的地方,像北京、上海,会更传统一点,所以要改变他们对教育的认识很难。

第2, 深圳很有潜力。做教育改革,从一般五十个学生一个班主任转变到很多课程,如美术艺术、小班、比较好的教师,需要很多经费,深圳还是很有钱的,而且深圳的政府在教育投资很多钱。有多少城市在(教育)经费方面能跟深圳比

第3, 深中的学生还是挺优秀的,所以给他们这个空间,他们很快就适应,优秀的学生本来就追求一种自由,还有更多选择,一种多元化。正好深中是深圳最好的学校,学生是最好的,所以教育改革比较适合它。说实话,国家(中国)有多少像深中这样很有实力的学校?也不多。

第4, 王铮校长可能是中国唯一的敢做教育改革的教育家,这个冒险太大,而且阻力太大,可是他胆子大,而且他很开明,很有眼光,他愿意做这个事情,他做这个事情有很多困难有很多压力,他还能坚持下来,继续做到底,也挺了不起挺不容易的,所以深中能走到今天,我觉得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深中今天是中国很独特的学校,可以说是唯一把教育改革做到底的学校,往后还有多少学校还可以做教育改革呢?我可以说不一定会有几个,因为这个传统模式已经存在几千年了,那你说这个传统模式为什么能存在几千年呢,肯定有原因,如果(这个模式)不可以的话早就被淘汰了,所以一个东西存在了几千年,要用新的东西进来,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个空间,有很多非常巧合的因素在里面,才能做一些新的东西。

N: 您来深中之前和之后深中的改革发生很大的变

化,您认为在您来深中之前的改革和现在的改革有什么区别?

J: 说实话,我应该是追求王铮校长的人,我们已经认识十一年了,我们的理想理念是一样的,我来深中不一定是来否定他的改革,我是来完善他的改革,换句话说,他的理念我都支持,可是在改革中可能出现一些问题,那我觉得为了深中的发展,为了保证改革是长期的。因为王校长要走了,新的人来,如果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东西,肯定也要否定,或者往后退,为什么我做这些改革呢?是为了更完善现在的体系,比如说学生会改革,为什么做这个改革呢?我觉得学生会把学校很多潜力给阻碍,比如说社团,社团是有很大潜力的,每个学生都很有想法,都很有兴趣爱好,而社团是最好的舞台来显示这些东西。可是有个问题,最好的,最优秀有能力的学生都在学生会里面,这也能理解,因为学生会是最大的(组织)。可是就是因为(最优秀最有能力的)学生都在里面,所以社团都没发展起来,学生会的效率也有点低,所以我觉得学生会是深中是不合理的东西,而且跟以前一些学生会主席聊,他们也说了,学生会的发展超过了他们的想象,学生会刚起步的时候还是很有热情很有想法的学生一起做事,把事情做好,他们现在发展到几百个学生,他们也觉得是不对的,因为学生会是要配合单元还有社团的建设,而不是要阻碍单元(发展)。我觉得学生会必须做改革。做改革本来的意思是让学生会提高工作效率,可是和他们谈判的时候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我们吵架。这个也怪我,我脾气不好,我发现我没法和学生会合作。(改革的)理念是对的,方向是对的,要发展社团。而且我感觉学生会改革之后,深中学生的生活更有活力更有意思了,有些活动,比如All Star篮球赛、校长杯足球赛都还保留,都没有影响,而且更多组织和社团起来组织、参与,所以我觉得学生会改革没什么损失,然后更帮助学校的发展。还有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同学们对单元的认识很浅薄,现在他们还是非常热爱他们单元的,所以我还是挺相信做这些改革是为了学生好。第二个改革是建立四个体系,为什么建立这四个体系呢?因为我很相信王铮校长做的事情,我也很支持他,可是有一点,我觉得反对的力量太大了,而且反对的力量主要来自家长、同学。(有些人说)“我们想考高考,我们不想参与自主体系”我觉得每个学生应该能控制自己的未来,如果你认为你不相信这些教育改革,还是想回到传统的高考模式,我觉得他们应该有这个选择。我创造这四个体系,因为教育的理念是多元化、选择,就是说也有很多学生反对教育改革,也要宽容他们。第三个改革是建立八单元,因为建立八单元不是为了走出国(这个路线),“出国体系”这个名字可能取错了,八单元是课程改革的下一步,我们的很多理念,更重视阅读、更重视老师跟学生交流,这些体制在课改已经提出来了,我们做的更彻底而已。如果我真的想做出国,而不关心教育改革,我肯

定重视托福、SAT，更重视把英文做好，可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活动呢？八单元要把课改做的更先进，更明显一点，所以做一切都是为了深中的未来。我们也邀请了很多媒体过来，来评价一下我们做的改革。为什么邀请《华尔街日报》来？因为他们是中国最优秀的记者，他肯定说实话，肯定客观的说，如果我们做的不对，那肯定说我们做的不对，如果我们做得好，也说好，所以我们希望有很多客观的评价进来，更能完善、完整这个改革。

N: 您把权力下放到学生、社团，您认为在高中阶段作为管理学校的主体，给学生更多权力是否合适？

J: 首先，我没有把权力放在社团。社团有自由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可是他们没有什么权力。校方招聘老师，做课程，还有学生的场地、招生，这些都是校方的权利。社团其实很简单，他们没有权力，可是有自由，他们用这些自由来办活动。

N: 那给单元主席、单元内阁权力呢？

J: 其实权力是给单元长，不是给单元主席。单元长可以委托单元主席，可是单元长可以随时把这个权力收回来，可是负责人还是老师。学生在学校呆两三年就走了，老师会长远的呆着，所以老师必须参加、认可改革，改革才能长期做，如果老师反对的话，一换校长，改革就马上结束了，就往后退了。

N: 现在很多改革都针对学生，针对老师有什么改革措施？

J: 说实话，无论怎么样，深圳中学是一个国家单位（公立学校），所以很多东西没法做，比如解雇老师、惩罚老师。如果不能这样做的话，老师的动力在哪里？（假如）我是一个老师已经教书20年了，突然要改变我的教学方式和上课方式。他们是在传统教育模式长大的，他们也相信这种教育模式，他们已经有教学习惯了。你也没法惩罚他们，也没法奖励他们，因为国家单位讲究平等公平，一个老师表现好，也不能给他更多薪水，一个老师不好，也不能给他扣工资，这不公平。你说你是怎么能说服这些老师？唯一能说服老师的是让他们感到改革是对学生有好处的。现在有很多老师觉得改革对学生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更完善学生的活动还有学习呢？为了让老师能更好感到改革是好的东西，然后无论怎么样，老师们看我们八单元的学生的培养模式，他们也能感觉到改革还是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老师毕竟挺关心学生发展，现在的问题不是老师偷懒，（而是）老师们都不相信教育改革，因为他们没有看到那个价值、那个成果，这肯定需要时间，因为改革不是为了面对高考，而是为了面对社会。如果说深圳中学近几年学生出来有一定的成绩、有一定的名气，这是对教育改革的一种认可，那么老师会慢慢转换过来的，一部分老师转变过来了就可以了。

N: 八单元现在的课程模式与活动偏向于文科，您觉得这样是否合理？以后是否会增加更多元的活动？

J: 对，有一点，无论我们八单元做什么，我希望我们能做得好。我们为什么很重视文科？因为文科可以做好。理科为什么不能做好？因为我们缺少教师团队、缺少设备。国外他们教科学的时候有很多实验室，我们学校在这方面缺乏，而且我们的外教团队没有学科学的，以后能解决这

个问题。八单元是才开始的，管理还不足，课程也不足。我们的优点在文科，先把优点做好，往后能发展到科学、理科。

N: 您说过在高中要参加更多的活动，有些学生把放在活动上的精力远远超过放在学习上的精力，怎么看？

J: 我们的目标是让他们上最好的美国大学。美国大学喜欢两种学生。第一种是全面发展的，又学习好又参加活动又喜欢体育又做义工；第二种，他们非常偏，但是他们很有才华，而且特别有热情做事，比如你（记者）非常喜欢网络，可是你不是一个全面的学生；罗亦龙也是比较偏的学生，因为他非常喜欢新闻媒体，可是其他的，他不喜欢也没有关系。我觉得八单元是一个多元化、宽容的一个体系，如果学生认为“我就喜欢咖啡屋，我就想把咖啡屋做好”，如果他们能坚持一个良好的成绩，不用都是A+A+A+，可以AAB，美国大学也无所谓。因为他们也觉得在咖啡屋在日报得到的经历也是很有价值的。这个应该是学生自己选择，如果学生能保证成绩还可以，他们想把大部分时间放在活动方面，我也很支持。可是有一些学生成绩很不好，我肯定要跟他们说一下这些问题，他们成绩不好，不是因为参加他们活动，是因为他们玩电脑游戏，比如开心网。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对每个八单的学生了解，很积极参加活动的（同学），他们学习很不错，没参加活动的（同学），他们学习很不好。

N: 就是您也一直关注深中的出国的情况，你觉得2010届和以后深中出国的形式会是怎么样呢？然后，出国体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J: 以后呢，我想，出国体系能给不出国的学生服务，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就是说，出国体系要慢慢建立起来，就你看到出国体系前，我这个，是（可以）活动起来，可是我启用的课程，管理还不足，所以这方面，我打算多投资时间，那么那个9月份有35个美国大学来，并认可我们高一的学生高二的学生，觉得这些学生就是他们需要的学生。他们非常看好中国。可是中国学生到美国，因为文化差异，出现很多问题，他们学习不一定很好，也容易出现一些心理障碍的问题，对美国（学校）来说是一种负担。现在我们正在给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他们当然很高兴。关于今年高三出国的情况，我不是很好看。明年高二和后天高一都没有问题的，他们对美国大学有充分的了解，因为我们有9个外教，所以他们比较了解美国大学是什么样的学校，什么样的教育模式。说实话，高三出国班是深中课改的失败。因为学校给你们这个自由，你们需要去控制自己的命运，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有高考在的话，有压力，有限制，没有高考就没有限制，学生爱干嘛干嘛，出国学生是这样的例子，他们没有这样的限制，（以为）我有钱，就可以去美国，他们对自己要求很低。他们管理时间也很差，高三才开始准备SAT。所以出国的情况，深中的学生SAT和TOEFL都偏低，最基本的基础（学生）都没有得到的话，美国大学很难接受。学生来是为了学习，必须得到一定的学习基础。以后深中出国的情况

人物 People

况会非常好，出国体系是全国唯一的。而且像中国最有名的学校比如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北京四中都没法模仿出国体系，出国体系只能在深中出现。申请的话我们深中的学生明显比别的学校的学生有优势。深中明年后年还是会比较霸道的。没有其他学校可以比。

N: 为什么出国体系只能出现在深中，其他学校办不到？

J: 首先，他们不认可（出国），他们的校长更重视高考，他们不会把最好的学生送到国外。这会影响他们的高考成绩。第二，出国体系不是一个人，是一个体系，有很多人，包括老师团队、学生、管理者，深圳的学生很有特色，他们不是在深圳长大的，是内地过来的，有的小孩搬过三四次家，他们有一种移民的意识。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大呢？因为他们有一种移民的意识，他们可以搬家，比如说一个人住在纽约，明年他就可以搬到加州，换工作。可是中国人不能这样做，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家乡的概念。如果总是搬家，你就是一个很创新、很开明、很宽容的人，胆子很大，能在出国体系表现得很好。深圳的学生还是占比较大的优势。北京的学生特别的傲慢，还有一些偏见，他们觉得北大清华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他们还可能认为中国的传统模式是最好的模式，所以要接受新的东西，必须要有创新意识，北京上海（的学生）缺乏这种意识。

N: 下一届高一高二有自主、常规单的同学要出国，他们怎么办？他们高三的那一年应该要干什么？

J: 下个学期我们要扩大外教团队，给高三高二高一都配备外教课，我们决定把外教团队从八单独立出来，外教团队等于一个学生的部门专门教外教课的，学生想参加就参加，不是强迫性的，以前是强迫性的，那个没有意义。外教上课，一个班50个学生，一个星期一节课，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我们以后会开口语课，学生可以选择的。每天见外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会有一些效果。但是要求会比较苛刻，现在我们八单元给非八单元高一开阅读课还是挺成功的，这些学生愿意用他们的时间，下午5到6点来上课，以后这些课会加入学校的课程安排。高三（的学生）去年有很多时间都去打牌，我很不高兴。所以我要给高三安排一些课程。

N: 您这次是以校长助理的身份回来的，前几天您和薛老师也发生了一些冲突，并且传闻您辞去校长助理的职务，您为什么辞去校长助理一职？

J: 我来学校是为了做教育，不是为了捣乱。不是跟老师吵架的。如果能做教育我就做教育，如果不能做教育，我就走，这就是为什么我九月底走。我那时候管理出国体系，正在改造这些课程，突然出现很多问题，像陶珩生，像段岩，让我天天要处理这种事情，陶珩生的事情我要处理一天，处理好了，突然出现了段岩，我要重新处理。这个不好玩，而且影响学校的工作，学生的主要工作是学习，不是上贴吧骂我。我不是来天天处理学生问题的。所以我选择了走。我走了之后也不打算再回来的，因为太痛苦了，我在这建立出国体系已经很有压力了，外面的人又给我施加很多压力。我是个做事情的人，我能做事情，我就高兴，我不能做事情，我就不高兴。但是我走之后出国体系太混乱了，不是一般混乱，我估计再过两三个月，如果不回来，出国体系就完蛋了。可是我回来要保证的基本原则第一个是稳定，第二个是和谐。我认为校长助理这

我认为校长助理这个职位不像出国体系总监那么敏感，并且出国体系总监只做出国，所以以这个身份回来，学生能更宽容我，觉得我是为整个学校服务的，不是专门为八单元。这是我和校长的思路，可是我回来发现不是这样的，而且校长助理这个位置可以给我创造更多麻烦。如果我做不到和谐稳定，那我必须离开那个位子，那个位子挺敏感的，校长助理代表校方，而不是出国体系，所以我还是决定放弃那个位置。

N: 您不担心如果您再次离开出国体系会变得和之前一样混乱？

J: 我在做很多工作，为了避免这可能性，我安排更成熟的外教团队，他们的自我控制和决定性更强一点，毕竟美国大学刚毕业的学生缺乏工作经验，没有压力就开始放松偷懒。第二点是我完善这些活动，比如日报，The Eyes，咖啡屋，我都想让他们独立，变成社团一样，而不是出国体系的，让他们跟社团的地位一样。不是我说了算。我要完善八单元的管理，现在问题是学生管理不好，不知道怎么协调活动和学习的时间，我打算给每个学生做工作，给他们讲一讲如何安排时间，这几天我面试了所有八单的同学，我感觉到他们怎么样，以后打算给他们（每个人）做个人计划，等于辅导中心的作用，让他们以后能更好管好自己。我也不能永远在，他们迟早要学会怎么管理时间。现在他们学比以后学更好，上大学也必须学会，现在还有家长管他们，上大学没有。

N: 为什么学生校长助理只在高一招收？

J: 我的思路是我可以培养（高一的）校长助理一阵子，（有一些人）上高二继续当校长助理，有一些人可能会当单元主席，如果高二的来当校长助理，我培养他们半年，他们就要（准备）高考了，还有什么价值吗？

N: 您怎么看校长助理这个职务？

J: 学生当校长助理很好的，校方和学生沟通会更好，学生了解学生怎么想的，跟校方管理团队接触，学生校长助理不是要做什么工作，更多是跟学生接触，反映学生关心的问题。让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更明确一点。

N: 现在在贴吧上也有一些对于日报的不满的声音，他们认为日报偏向于八单元、江老师。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日报的定位是什么？

J: 日报才建立三个礼拜，我就走了，他们就停下来了。我们这三个礼拜变化还是挺大的，我刚回来就是怪我，（八单的）学生太在乎我了，这是一种宣传技巧，为了让更多人看日报（而报道我）。可是日报刚开始关于我，然后关于八单元，现在关于全校，比如关于高三、All Star、媒体开放日，所以现在慢慢从八单元走出来。这是个初始，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但是这个日报的挑战性还是挺大的，就是每天出日

报也不容易，所以这些学生也非常努力学习，就天天那个进步。

N: 现在很多人都有个问题: The Eyes、绿屋和日报这三个部分，他们经常会有一些分工不明确，有时候可以说报道比较混乱，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J: 我们是慢慢发展起来的，这三个媒体是越来越好，(N: 他们是分开的?) 对，他们是分开的，是目标是不一样的。日报是为了校园的人提供校园的消息；The Eyes是给学生老师提供国外的消息；绿屋是给国际，主要给美国那边提供关于深中的消息。所以这三个媒体是没有冲突的。当然呢就是管理需要完善，所以我们这两个礼拜也是网这个方向努力。

N: 王校长将要离任，您会跟他一起离开吗？

J: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N: 您觉得您和王校长离开了之后，深中会变成什么样子？

J: 深中的变化其实现在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比如说从今天到明年4月份我和王校长到底能做什么事情啊，我相信我们会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加强世界还有国家对深中的认识，像现在温家宝总理提出来教育改革，那你说全国谁做教育改革呢？就是深中。如果深中以后不做教育改革，那教育改革就死了，是吗？国家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虽然王校长和我必须走，可是教育改革是国家的要求，是民主的希望。教育改革肯定往前走。现在要做的是让媒体更了解深中，所以要请中央台这样的媒体来多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这个首先是对我们的评价，是做好还是不好，也是为了更确定这些改革：改革是必然的，改革必须做，可以换一个方式做，可是还必须做，往后退是不可能的。我也邀请一些国际媒体，像《华尔街日报》过来。国际媒体说实话，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华尔街日报》影响力非常大。如果国外认可深中做的事情，国内也认可深中做的事情，深中就会继续走这条路了。无论新的领导班子是什么人。所以我们希望在宣传深中这方面多努力，为了更明确深中走的方向。第二，我们希望完善这个改革，要让很多东西做的更合理一点，比如说单元建设、社团建设。第三个不稳定的因素是看那个新的校长是谁，很多人说新校长就是高级中学的校长(笑)，(N: 那就太悲剧了)，那我就知道了。我觉得不会是他，因为如果是他的话，对深中是一种明显的否定，我觉得政府不会马上否定王校长(过去)七、八年做的事情。现在王校长作为国家还有国际人物，《华尔街日报》、中央电视台都来报道他。现在不稳定，你们也知道我工作效率很高，可以做很多东西，(我)回来(之后)出国体系的转变还挺大的。往后我还打算做很多事情。这个意思非常简单，我支持深中做的事情，我支持王校长做的事情。我也非常支持教育改革。我希望我跟王校长走之后这个改革能继续做。

N: 那你觉得就深中做这样一个改革，对于中国整个大环境下，其他学校想模仿深中，这样的改革可能性大不大？

J: 我已经说了其他学校模仿深中是不可能的，可是深中做这个教育改革就告诉大家，可以做改革。因为这20、30年大家都烦高考，不是吗？可是他们总是有个法规，就是没办法，我讨厌高考，就是没办法。深中就是告诉大家，全国全世界全是有办法，全是有希望，可以做。其他学校不一定非要模仿深中，我也不建议他们模仿深中，可是他们最起码有这个勇气有这个打算去做教育改革。但你怎么做，是他们说了算，不是深中来说的算的。

N: 您觉得王校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J: 这个呢，不好回答。他肯定为了学校付出了很多，因为我认识他10年了，所以我比较了解他，他在这个位置做校长不是他的选择，他被强迫当校长。他很有能力，很有思想。所以他从老师提升到副校长，从副校长提升到校长。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有很多想法，也有这个勇气去实现他的想法。我当记者当了很多年，认识了很多人，我觉得他是我唯一认识的，在中国，真正的做事情的人。中国现在是一种投机社会，(很多人)不做事情，只想办法怎么用权力，像炒股票一样，是投机。想把事情做好不容易。我们的合作挺愉快的，也挺不容易的。他很有个性，我更有个性，两个很有个性的人一起合作，也是挺不容易的。

N: 您以前做过记者，在中国也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您觉得政府对媒体和言论是否要控制？

J: 中国、深中的矛盾，也是深中的矛盾，他们要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一种信息、自由市场，这个很难。因为自由市场的需求和传统社会的需求不一样，传统社会有皇帝，皇帝为了让他能继续做皇帝，必须控制信息，谁有口才，能写东西，皇帝必须收买他，所以有高考(科举考试)。所以很多人想当官。皇帝必须这样做，他不能允许这些很有想法有口才的人、能抓信息的人反对他。自由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没有这些信息的话，经济没法流动，比如我买汽车，我肯定要知道价钱，肯定有这个权力找这个信息，如果没有权力找这个信息，我就不会去买这个东西了。如果价格不明确的话，那怎么卖呢？所以必须有信息的自由。信息的自由没法限制，还有广告，政治言论等。在操纵的时候就没有差别了，都是信息。必须有这些信息存在。比如贴吧，大部分的学生可能用贴吧来交换课程的信息，深中贴吧选择讨论政治，相当敏感。你怎么分得出来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政府没法控制信息，如果他们想控制信息，这个工作量太大了，你看安全部，(里面)最大部门应该是信息控制部门，但是他们这个投资不合算，信息量越来越大，你想控制这个信息，你必须用越来越多的人，花更多的钱，这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迟早政府会意识到这个问题。

N: 现在政府有一定对媒体的控制，媒体应该怎么样应对这种控制？

J: 总是有编辑、总编被警察抓了。西方媒体总是说这些媒体是为了坚持自由舆论被抓了，根本不是这样的，这些编辑就想把工作做好，所以被抓。你想想，我是个报纸(出版社)，有一百个报纸，我怎么保证更多人买我的报纸？报纸是私人的，都以利润为主，所以必须

人物 People

有读者，读者并且必须要相信你写的东西。然后人最需要的信息是经济信息，可是很多经济信息是假的，比如证券公司收买记者提供很多假的信息，为了炒这个股票。所以作为一个媒体，怎么保证经济信息的真实性？必须提供一些敏感的政治信息，告诉读者，我们有这个勇气，我们可以报道敏感的信息，我们所以也会报道正确的经济信息。典型例子就是《财经》杂志，他们必须有的时候提供敏感的反反对政府的信息，为了告诉他们的读者他们是客观的。如果他们都是偏好的新闻，没有人会理他的。所以必须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当然是一种技巧，需要勇气，你不知道报道出来这个信息，在什么时候会得罪人，而且那个人能不能得罪。如果他很有权力，那你肯定死了。做新闻是有技巧的，也有不稳定的因素，必须得罪人，但是得罪错了人，就死了，得罪可以得罪的人，你就是英雄了。

N: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辛苦了。

J: 好，谢谢。



质疑：从游园会、单元节说起

文：张宪颂

就像冬日里不期而遇两人冷雨，邂逅单元节与游园会。

对于一个不善于围观的人——像我，游园会只是曾经遥远的传说，而今，它正踏着节奏而来。“单元节”，个人对此纯属听说。

可传说，不再只是传说。某宿舍里，二十二点十七分，有众浅吟低唱“狮子座”，软绵绵的声音如让人才在棉花上般，问何为其然也，或曰：单元节节目。个人唯一叹。

游园会的消息来得更晚，也更强烈。十二月九日中午，食堂门口，几人高声召唤摊主，个人至此对游园会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有哲人曾说，成长就是在每个年龄做该做的事情。

节会一事，个人感触颇深，这是以前我不曾经历的。于是揣想，以这样的形式结尾和以以前那样的形式开头，有着怎样的意义？

诚然，单元节貌似仅是为了单元交流，培养凝聚力而设，可对这走过场式的单元节谁又能够有着深刻的记忆呢？又有何改变？

游园会呢？在深中赏花还是望一望绿草如茵？我确定这是在北半球的冬季。抑或是为了摆摊摆摊？

深中，当如试图敞开她的怀抱去包容更多时，即所谓改革，一些彻底的不彻底的东西不可避免的东西不可避免的出现，例如学长团，例如咖啡屋。

似乎深中迈出的每一脚都有着如此这般的拖沓，不决，像潮湿的睡衣，粘滞的浆糊，固定晚点的列车。

如学长团，军训之后不闻甚久。全然不似我们所了解的定义……

就像所有人嚷嚷的高考制度一样，我们有着我们的骄傲和不屑，可又不得不接受应试教育——当学习为了考试。

前不得进，后不愿退的境地。

深中就是如此尴尬，她试图怯怯地放下第二步，当她听见了第一步空寥的回声！我们顺潮流而下，终将冲至彼岸。

海格力斯柱*前的深中

文：罗广彦



一、理性之光

“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深圳中学培养目标

我很珍惜“深中人”这个称谓，这个令人骄傲的称谓。

因为凤凰花下总弥漫着自由的气息，和在其他学校难得一见的民主精神，它们随着时光的雕琢，一点点地浸透进我的血液里。

但是现在深中里的民主、自由却让我陌生了。这夹杂着污言秽语与人身攻击的言语就是所谓的民主和自由么？

深中应有的民主与自由从来就不是带着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去攻击，而是有逻辑地、冷静地去思考，去辩论。而这正是所谓的思考力，这正是所谓的理性光辉，正是在数百年前，无数伟大的先驱正是用这束洁净而眩目的光芒打破了层层枷锁，照亮了整个欧洲。

让我们用理性之光去驱散徘徊在我们头顶上的乌云，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民主、自由——这些神圣而又熟悉的概念。

二、太人性了，太人性了

“民主就是使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宰。”

——詹·拉·洛威尔

我一直深信，民主的真正涵义是能让每个人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使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听见。民主绝不是少数人的玩具，全部人——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

但同时我们要正视学校内的民主的局限性：我们的民主是不是真的有效？我们呐喊出的声音学校的决策部门会不会听见或者参考？很

高兴看到的是，深中的领导层还是会聆听、理解、参考我们的声音，而不仅仅是弃置在一旁，肆意践踏。

其次是，中学生的局限性，许多必须的措施——例如迟到的记录、校门进出的登记等等都会遭到学生的反对，其原因不言而喻：学生们都不想太多管束，哪怕这管束对于他们本身是有益的。那么，这些措施就要因为学生们的“呼声”而停止么？这不禁让我想起雅典处死苏格拉底的表决；让我想起拉瓦锡被法国人民处死时的狂呼与“砍掉这个脑袋只需要一瞬间，但是100年也生不出这样一个脑袋来”这句话。——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民主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却不是一定是大多数人认为那样简单的“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事实上，无论哪个所谓的“自由民主”国家都不会因为民意的取向而改变某一措施，他们只需要决策机构的多数就足够了。

接着是，民主的语言暴力。所谓语言暴力，在深中贴吧已经不陌生了，经常听到的是对他人智商和人品的极度鄙视甚至有对别人的母性直系亲属的问候，我实在无法想出这样的语言与我们口中的民主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关系，真正的民主不需要污言秽语来增加它本身的正确性或者阻止他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又抑或是对他人没有任何理由根据的无端攻击，当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要求拿出证据来的时候，他们会以不方便拿出证据为理由闪烁其词，一直重复着他们自己干瘪而污秽的言语。这些行为，恰恰让我嗅到了文革时期的恶臭，那些野蛮的“民主”难道要在凤凰花下再度复活吗？

再而之，有代表他人的强烈欲望。深中内这样随意代表别人的现象也并不在少数，甚至更大地说，中国人民也经常“被代表”。那些“代表”我们的“代表”经常是义愤填膺，正气凛然

的，但是焉知你所“代表”的那群人是不是都同意你的观点呢？在我看来，这就是学代消失的原因：学代已经甚至可以说一直都没有能力保证自己代表的不仅仅是自己，而且还有学生的真正想法，这就意味着他们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一个每一个个体都有权利发出声音并使每一个个体都听到其发出的声音的环境里，代议制是不必要的。因为只有自己才真正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他人无法也无权代替你做出选择。

深中的民主需要的不是感性、粗暴的呼喊，也不是那些随波逐流的，没有经过自己仔细思考过的声音；而是每一个人理性而富有逻辑的思考，是每一个人独立的选择。

三、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什么是自由？

自由是可以任意迟到，目无师长，肆意公共场合大声喧闹么？

不是的，自身的自由必须是在不妨碍他人的自由的前提下存在的。而深中内有的人需要的自由却是无限制的自由，是妨碍他人权利的自由。

深中提供的最大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有人抱怨深中管理太松懈，没有紧迫感，那么你有权选择常规单元；你觉得管理太紧不符合你个性，你可以进入自主单元；你想要出国，有出国单元.....

深中有很多社团，模拟联合国、推理社、足球社.....你可以视乎你自己的兴趣任意加入一个或几个，任意享受在其他学校体验不到的经历。

但是，当我们面临西校区的黑云压城的窒息时，当我们回顾高一高二发现自己除了每天在瞎忙却一无所获时，我们就会开始手足无措了。正如薛老所说：“深中给了你很多，却不告诉你什么最重要。”

自由的权利与责任是等同的，当你选择了自由，你也要负应有的责任。那责任就是要对自己负责任，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任。如果你只想享有权利却罔顾责任的话，你的未来会被要还的债压垮。

卢梭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时时在耳边敲打着：从来没有什么是完全的自由，每一个副解开的枷锁旁一定放着另一幅枷锁。

海格力斯之柱意为“走得更远”，暗示了西班牙视海格力斯之柱为通向新世界之门，而非地中海的门户，暗示了西班牙当时在海外还有大片殖民地。而根据历史学家考证，这句铭文来自海格力斯之柱树立之时，刻在上面的警告铭文“Non Plus Ultra”，意为“此处之外，再无一物”，表示海格力斯之柱就是已知世界的尽头。而据传是查理五世少年时身边的博士，建议他把“Non”删去，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刻在自己的纹章上。

四、十字路口

深中现在处于缺少责任的时代，或者说，整个社会都缺少责任这个概念。

对于自己的选择不负责任，对自己的言论不负责任，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这些就构成了深中式的幼稚的民主与自由。比如贴吧上混乱的现状，这恐怕正是责任感的缺失造成的。大批的匿名谩骂贴与对集体或个人的无端攻击贴出现也昭示着深中责任感的沦陷，匿名使一个人对其自身言论或行为造成的影响不必负责，这不得不说违反了网络匿名的本意。

固然，匿名的原因也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上层部门的介入使发表言论者必须回避其言论造成风险。但是平时不负责任的无端指责显然超出这个范围。

当每个人都有深深的责任感，那么当他们发表言论时会更成熟，做出决定时也更深思熟虑——而这，正是深中民主与自由的基石。

深中在中国教育界仿佛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时都会被巨浪吞没。在王铮校长即将离任的情况下，我不由得担心未来深中的走向：我们还会有引以为傲的民主与自由吗？我们会被海水所淹没，甚至我们自己也变成了海水一部分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只希望，每一个深中人，都能在心中埋下民主、自由的种子。每一个深中人都能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权利和所应承担的责任。

深中可能让人失望，深中人从来没有让人失望过。我相信，这一次，也一样。

天佑深中。

更生凤凰最惊艳

文：匿名

犬子就读深中，送“涅槃（创刊号）”请我读，甚兴。版头下一幅素像：一盏未燃之灯立于灰墙前，下置粗黑“问号”一枚。就“涅槃”之名，形似晦涩，其意昭然。儿子在读逾年，期间我也认识了深中。作为有慈无威的父亲，曾忧心于旁人“深中无羁”的传云。现在看来，杞人忧天。读“涅槃”寥寥数笺，令处身士林的我感慨：弱冠之子，竟有这等胸怀和才气；省身自己环视周遭，科处干部也不过此。

“王铮校长专访”篇，是孩子的率性诚恳与师长的豁达睿智的媾联。提问话题虽然直白甚至敏感，但校长表达得坦率真诚，无忌无讳。寻常校务，用哲学逻辑、管理理论来诠释，是绝对的不教条，一定令孩子们由衷领会。阅读至此，不禁联想媒体作秀的“某桥某车”，对照之比，自不待言（叹）！“与华尔街日报对话”也甚有嚼头。其中关于自由媒体的话题展开，令人想象这样情景：稚气而自信的孩童站在自己搬来的条凳上，与老到长者讨教求证，华山论剑。“王赫老师来稿”及稿中提及薛老“文化是超越功利的”的灼见，无疑将更激励孩子们激扬文字，指点校园的激情。莫学长是孩子们的偶像，文字练达不失幽默；其他评论虽立意解析稍欠功力，却都是孩子们对学校的关注、对生存环境的关注和对自我的关注。（借王赫老师语）初生的“涅槃”，让我们看到文化的希望。

依稀忆起年少时诵读郭沫若浪漫诗歌《凤凰涅槃》的澎湃激情：

一切的一，更生了
一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
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
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孩子们，尽情尽兴地歌唱吧：

翱翔
翱翔
欢唱
欢唱

《涅槃周刊》文化版招聘记者启事

《涅槃周刊》文化版作为《涅槃周刊》的重要模块，将于《涅槃周刊》第三期正式推出。文化版着眼于建立一个深中人与深圳诸多文化势力交流与沟通的渠道，志在向深中的文化灵魂注入新的活力，丰富并提升深中人的精神素养。

现《涅槃周刊》文化版编辑部对外招收记者三名，届时将深入报道深圳中学及深圳市内的诸多文化活动，如艺术展览，学术沙龙以及公共讲座等。报名者请于1月1日前发送短信(包括姓名，班级，学号等基本个人信息)到15889384714报名，《涅槃周刊》文化版编辑部将安排面试并选择录取。

《涅槃周刊》文化版编辑部

啰嗦无罪，吐槽有理

文: Jamomo

虽然很久以前就萌生了办周刊的念头，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总是想着完成这件事或完成那件事之后再开始吧。刚加入《涅槃》的时候我也很犹豫，在申请还没完成大学还没着落的时候开始做周刊真的好吗？尽管我的内心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做一个独立的非官方的可以让大家畅所欲言的媒体。如果不是小背和肥诺邀请我，可能我永远都不会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想谢谢他们。

很多人或许无法理解媒体的重要性。因为在中国，当局对媒体的监控使很多媒体无法正常发挥他们的监督功能。从而导致了中国媒体的整体素质偏低。而媒体之所以那么重要，不仅仅在于它的监督功能，它还是一个收集各方声音、可以让不同的人畅所欲言的平台。一个健全的机制应该尽可能顾及不同人的利益，所以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对机制的建立和改良是非常重要的。而处于巨大变革中的深中尤其需要媒体的监督和来自学校里不同层面的声音。

所以，监督学校的改革进程和为大家提供一个表达意见的平台是我们做《涅槃》最主要的两个目的。

然而除了多元化的媒体，变革中的深中还需要所有人的参与。一个社会如果缺少敢于思考敢于表达的人是不会进步的。一个学校也如此。隐忍和逆来顺受或许可以营造“和谐”的表象，但绝对不是根治问题最好的方法。孔老夫子说过“乡愿，德之贼也”。（出自《论语·阳货篇》）“乡愿”指的是“同流合污以媚于世，而被乡人认为忠厚，实际上不能分辨是非、善恶的人”。这样的人，往往就是败坏道德的人。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些错误、受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时，如果视而不见，置之不理，我们就和孔老夫子所说的“乡愿”没有任何区别。或许有些事情与我们没有直接关系，但难道因此我们就应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这让我想起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段话：“当他们屠杀犹太人时，我没有做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屠杀基督徒时，我没有做声，因为我不是基督徒；

当他们来抓XXX时，我保持沉默，因为我不是XXX；后来他们要杀我，已经没有人能为我做声了……”所以说，如果所有人都抱着“打酱油”的态度，袖手旁观身边的事情，最终伤害的很可能还是自己。

有人问我，做《涅槃》不会影响学习吗？那么我也想问，难道做《涅槃》不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吗？不是只有坐在学校里看书或在家里写作业才叫“学习”。“学习”是一个很广义的词，我对“学习”的定义是“掌握、熟悉一样新事物的过程”。所以我认为做《涅槃》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编辑部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在努力地学习如何采访、如何写稿、如何处理和同僚的关系。

还有人问，你们一群高中都还没毕业的娃娃老嚷着自由民主有什么用？然而正如创刊号里老莫所问的“什么是达？”（创刊号Page 5《我们需要更多的GE》，Moyhoo）所谓“达则兼济天下”，我们到底要有多“达”，才能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呢？难道深中人里面只有普林斯顿的李莱茵和哥伦比亚的高子彦才有资格表达么？如果一个学校只有当中最杰出的学生才有资格表达，这个学校如何进步呢？毕竟一个学校最杰出的学生只占少数，更多的是普通的学生。而作为一个学校的主体，他们的利益和需求才是学校应该优先考虑的。尽管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此巨大，但东西方宗教有一点是非常相似，那就是主张“众生平等”。所以《涅槃》承诺，任何人都可以在《涅槃》上发表自己的见解，我们会尽我们所能传达大家的见解。

最后不免俗的要感谢一些人。感谢所有被我们采访的人，谢谢你们对我们的信任。感谢所有读者，虽然《涅槃》创刊号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了不少纰漏，但很多读者仍然对我们表示了极大的宽容和支持。感谢所有物质和精神上支持我们的人，因为有你们，《涅槃》创刊号才会如此顺利地出版。感谢编辑部的各位，你们懂的！



Nirvana Weekly

“Through the darkest dark, may we see the light”
“越万里之溟濛兮，见凤之流光”